雜著
祭文

昆侖集 五

昆侖集卷之十四目錄

雜著

畱侯論　靜樂窩重修上梁文
楡岾寺重建募緣文　諭湖南左道父老文
痰疾說贈李尙輔　慰李尙輔悼亡文
戲慰李芳叔失馬文　策問 四
陞補設製諭諸生文　進場七則示兒
題外曾祖母手筆　題謫僊長篇寫本
題尙輔扇贈行　鄭將軍忠信傳
書麗史禑昌事　折屐辨

教書 不允批答附

教京畿監司趙相愚書

教平安監司趙泰耉書

教全羅監司李光佐書

右議政徐宗泰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箴頌贊

日新軒箴　達箴

佩弦箴　口箴

經始靈臺頌　病頌

屛畫六疊美人贊

昆侖集卷之十四

雜著

留侯論 癸酉

凡才之難非有才之難用才之難也非用才之難藏其用之難也夫所謂藏其用者非藏而不用之謂也用之可用之時而人不厭其用云爾自古才傑之士不患智謀之不足常患機鋒之太露其明有以燭之其智有以及之則不免爲才智所役明言善議自得其計奮臂揚袂矜自己出事成而德日亡功大而主益忌若此者其不至於夷滅幸矣此則巧於謀事而

拙於藏用者也以余迹畱侯終始方楚漢紛爭之際
爲高帝腹心臣處帷幄而權謨畫者夫幾年矣凡於
攻奪勝敗之數安危定傾之幾畱侯固未甞不在其
間則其謀爲之多籌決之殷未有若畱侯者矣然而
人必曰善藏其用者何也用之可用之時而人不厭
其用焉耳復立六國乆知其非計而必於借箸之時
發之捐之三人乆知其長策而必於據馬之日請之
還軍灞上必因樊噲之諫而成之徙都關中必因婁
敬之說而贊之雍齒之當侯聞之非一日也必待複
道之問四皓之可安太子策之非一日也必待呂氏

之强請凡若是者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成也然
方其未也寂然不動似若無所知者及乎事至而幾
當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言言旣讐矣事旣成矣翕
然而歛翛然而返由然若無所與者故利被天下而
王不疑焉功在社稷而人不能名焉此非所謂用之
可用之時而人不厭其用焉者耶雖以高帝之狙中
自大果於誅殺蕭樊之重也而困於桎梏信布之勳
也而駢於葅醢獨於留侯無一不豫色相加是豈愛
遇之獨偏哉特其無迹之可乘耳夫善射者見中而
後發故無失鏃善劍者見當而後擊故無折刃善用

其才者見可而後用故無遺策而人不厭其用若所謂巧於謀事而拙於藏用者失鏃折刃之類也智謀之士苟有見乎此則幾矣

靜樂窩重修上梁文 乙亥

攸寧攸芋宵雅讚似續之風肯構肯堂周書著繼述之義斯遵先志稍改舊觀惟此靜樂窩之名基實是首陽氏之世守節度公之初載始創旋馬之廳天坡翁之晩年此爲懸車之地階庭寛敞棟宇堅密地兼奥曠之宜琴瑟靜好書史從容人得嘯詠之適珍籤溢案猶存善和里之賜書老栢當門堪詠杜草堂之

枏樹遂乎陽谷之中歲乃有別寢之增修雖處於通
闤帶闠之中寔有大隱之趣獨存於兵鋒燹燼之後
尤宜福地之稱韋刺使之耽閑恬愉寂寞之是嗜白
香山之治第逍遥偃仰之惟便用揭嘉名厥有深意
但緣年鑰之寢久不免厦棟之少頹風雨之所震凌
志不解於葺理富貴者多憂畏戒則存於高明重以
事故之推遷一任垣屋之荒穢悲歡閱盡回換一番
之滄桑門舘蕭然悽愴六年之霜露賢郎嗣守幸保
魏鄭公之遺居行路咨嗟尚歎蕭相國之敝宅治命
不可以遂廢舊物不可以終隳茲蠲穀朝改建新構

略倣舊制不煩經始之勞無侈前人纔免勃磎之患煥新旌於門額式仰崇節之恩翼重檐於寢東將爲妥靈之所感念疇曩曾日月之幾何顧瞻軒楹宛風煙之如昨靑岑入座遙臨藥峴之雲素波環隄前帶舟橋之水匪惟紹先之佳政果叶克家之良譽苟美苟完旣見子荆之成室善禱善頌那無張老之獻言載陳巴謳肅贊郢匠兒郎偉抛梁東朝日舒輝照郭紅知有主人星拱意蓬萊宮闕五雲中兒郎偉抛梁西接地名園茂樹齊隨意林皐成獨往露楓霜菊捴堪題兒郎偉抛梁南木覔晴光簇翠嵐巷外一條車

馬路不教塵客到門忝兒郎偉抛梁北弼雲諸峰青矗矗醉來前檻捲簾看無限平郊晴雪色兒郎偉抛梁上秋天星月光森朗堂中一片濂翁圖俯仰胸中開萬象兒郎偉抛梁下滿庭花竹秀而野幽人睡起無餘事眼看圖書盈一架伏願上梁之後几杖無恙塗墍常安輪駟盈門咸稱石家之榮貴熊羆叶夢無美鄧氏之蕃昌惟淸白是傳家之寶惟忠孝爲立身之原庶庶從祝規永保基業

楡岾寺重建募緣文 丙子

東國固多名寺刹而金剛之楡岾特聞地淸奥多瓌

奇絶特之觀且其宫宇壯麗而佛事甚設以故國中人士之好遊者與夫閭巷庶民之疾痛寃苦而有所祈願訴告於佛者皆不計遠邇不憚勤險輻輳四方而至山門爲之塡噎云歲丙子寺燬于火棟楹牆壁彩斲之美軀像之儼器藏珍貝之重一掃而爲塵泥煤燼毋論緇徒之涕洟相弔卽東西者助之悲焉有僧萬凜者誓心發願將廣化財糧謀爲一新剏之則先贏糧走漢師造門而謁余爲請勸緣之文者余旣愍然久之仍設難而問曰凜乎若殆其無成乎夫區地而戸比戸而閭者厥數有萬而其類居二非上而

爲士則下而爲民也今若循街市歷城邑家呼而里
訴者亦不出二家已夫士敦乎敎者也躬儒服口儒
談諷聖賢之經崇聖賢之道苟貳於我者將與絶誅
斥而不餘力矣若之敎非其貳者耶凡若之居雖未
火者固毁拆傾擢之無惜其誰能與若而助之成耶
夫民徇乎生者也早暮筋力而業是衣於是食於是
父母妻子於是絲粟秒忽之微皆必有所用雖於在
人者殆欲攘而取之其誰能捐己所有而需不急之
求也耶是故士或惠於財而無所事於佛民或有事
於佛而不能惠於財由是言之若殆其無成乎凜曰

唯唯然亦有說焉敢問今之爲士者皆能盡乎其教者乎皆能踐儒服之所以當躬者乎皆能充儒談之所以當口者乎皆能知經之所以當諷而知道之所以當崇者乎抑佛氏之所以當貶絕誅斥者皆能眞知實見而無所疑乎誠如是也亦何敢以吾私相干有如萬一有不讐斯言而姑且爲辭而拒我則是特自託於闢異教之名而其心實不在此也非吾所敢知已且也四方遊士之登吾山入吾寺者歲累數百人方其意與境會賞與心融也咸一口讚歎曰斯界也斯宇也雖萬金無論也今爲就斯界剏斯宇而求

尺寸之助於其人則曰吾不知已亦非吾所敢知已若民則尤有異焉向者吾寺之全也旁近郡邑一切富民長者朝夕而齋供歲月而布施圖所以徼福利而免禍凶靡所不至計其費殆且鉅百矣事佛之謹其來有舊而今於敗殘災孽之餘叩其門而望濟也則又何忍重數金之費而不我顧也耶夫人之有求於彼而其盛也附之若熱其衰也背之若絶者命之曰反德之民是惟當世之所宜衆棄豈暇論他生之報應哉然則向所云上而爲士者下而爲民者其必有樂爲我應之者何得云無成乎余曰善若言雖非

至者有足以感人行矣試乞焉儻有爲若謀者

諭湖南左道各邑父老文 戊寅

御史謹諭父老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凡我八域戴髮含齒之倫孰不仰本朝之仁覆而蘄 聖上之哀憐也 聖上之心亦豈不欲家慈而戶育均布子視之惠也哉顧以尊卑懸隔而情或有莫通地紀遼絶而澤或有未究也惟聖上用是愍然乃於發遣御史日書以命之有曰如有生民之疾瘼積弊之未祛者另加詳察以啓夫荒閭蔀屋之人雖有叩心之冤剝膚之患能自白於郡

吏之庭者蓋寡况京輦之下有數百千里之遠者耶
此 聖上所以諄諄誠託於奉使之臣使夫窮山極
海匹夫匹婦或有隱痛而愁歎者得以畢達於四聰
之下也御史旣承明旨故於廉察郡邑之際兼訪民
間愁苦亦不無一二所得然而足迹之及猶恨未遍
諮諏之方尚慮多闕玆庸通諭列邑諸父老諸父老
各以所居邑政弊民瘼錄成狀文明告于御史諸父
老所告訴雖未必百請而百許朝上聞而夕報可也
就其急者大者亦豈無次第通變之道哉且念伸寃
鬱振淹滯王政之大端其有抱枉含寃而未能自暴

者亦宜陳訴以行義才識著聞而無由自聞者鄉里宜採公議聯名舉狀務在稱允毋或濫過但今農務方急不可晷刻捨田事如有多人齊告事只狀頭一兩人而足並宜諒悉

疢疾說贈李尚輔

孟子有言曰人之有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斯義也以余善病而深知之方余之病也慮患不敢不密持戒不敢不謹其於耳目情欲之感起居飲食之節惟懼其或忽小心如跣足而涉春氷固守如嬰城而禦猛敵一日而病去身安心日泰而氣日張向之小心

而固守者日以解弛益縱徐而自省則蓋其善者常在乎病而不善者常在乎不病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卑屈阨窮恒人之所甚病也富貴顯榮恒人之所甚安也余於是始知人之善者多在乎所甚病而其不善者多在乎所甚安也嘗觀於近世君子其蔽於所甚安者何其多也是惟不耕而稻粱之食也不織而裘帛之衣也游居廈屋役使僮僕此固生而貴者夫焉知天下有阨窮卑屈之爲病也哉其或父世有足席也勢位有足挾也黨援有足恃也則其爲不善又豈可勝道哉此猶其粗者若其藝術足以

自文言論足以自飾名譽足以自重者見慕於人滋廣則爲薉於己益痼彼其揚揚自可志橫體忲矜肆之心與學識而並進狠勝之氣隨血膚而俱壯其日月以增長者無非性術之蠹而心髓之疾也然且漸漬習貫不自覺悟自以博雅無方而卒爲道德之棄高明莫亢而不可與入於堯舜之道豈不哀哉此皆溺於所甚安而不知返之過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然則病乎勢位者猶可醫而去之病乎性術者吾恐和扁望門而却走也欲治斯疾者其可不痛自刳剔湔濯

肺腸而斬其少愈耶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旨哉言乎吾與尚輔皆素羸實有同病之憐其於愼疾之道必有與余同者而吾二人俱居所甚安者恐其膏肓於性術敢以監戒於人者告焉因用自警云

慰李尚輔悼亡文 甲申

李學士尚輔喪其賢配悼之甚崔子曉之曰余嘗謂人之死也無年者不足哀無名者乃可哀何以言之夫日行乎天而不息水流乎地而不窮斡運遷逝有往無歸是皆大氣之所化也人也乘是氣於天地旣化而有生又化而之死固也此聖喆之所不能免智

力之所不能拒子觀夫開天以來有生之類其有不
死者乎然則若所謂壽夭脩短特有頃久於霎然之
間耳今有三人者同適越或旬日而至或一月而至
或三月乃至行有疾徐而至則同歸以其後焉而閔
彼之先焉則不亦大悬乎今死則等耳又何足置欣
戚於彼我之先後死也哉夫人外之髮齒膚革內之
聰明神魄一切吾身之所自有者終亦必歸於腐壞
泯滅而後已吾身尚然奚暇悼人為哉古之達者曰
人有三不朽立德立事立言惟其以不朽為言者蓋
亦明夫三者之外皆歸於朽爾其意亦曰其朽者甚

末如何矣唯不朽者吾得以盡心焉耳故有不朽之業者姓名騰於後人光輝著於簡冊其體雖化其人猶存也世之凡庸者壯而無志老而無聞營營而爲生貿貿而爲年死之日身名俱沒不見稱述此雖閱耄期之筭儕彭喬之列從大化觀之又奚别於童殤之夭也哉故曰無年者不足哀無名者乃可哀由是自古賢智之士一生勤苦俛焉日有孜孜者莫不從事於不朽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不其信歟雖然獨婦人女子處於閨閤之内役於刀尺盤皿之間雖有志行之懿無以自表見於後世如不

得賢丈夫而託命焉則莫或傳者此尤可哀也若梁鴻之孟光陶潛之翟姥孫明復之李氏朱晦菴之劉氏皆著名篇籍爲人誦說向無會稽栗里之高風泰山武夷之學術則哲婦賢媛之名未必其昭焯於來今如是也今子之爲逝者慟爲內治之未甚洽歟爲子嗣之未甚蕃昌歟爲富貴福澤之未甚融厚歟若夫係心於燕婉之私累情於帷房之戀吾子之賢固不爲是也則凡子之慟必居一於數者矣從古及今爲人妻婦者白頭而偕老子孫滿前榮華逸豫而終其身者何限而宛其死矣忽焉如潦水之歸壑世或

不復知有斯人此無他所託命者無可傳之實也藉
令逝者於此數者皆無餘憾而尚輔無可傳之實未
及百年聲光泯絶則人或以爲可美而吾必謂之可
哀也夫然則令子之爲逝者不當爲無年而哀之當
爲其無名而哀之不當爲内治之未甚洽子嗣之未
甚蕃昌富貴福澤之未甚融厚而慟也當爲其無以
表見於後世而慟也哀之如何使之有名而已矣慟
之如何使之有以表見於後世而已矣欲使之有名
而表見於後世者無他道焉吾子勉不朽之業而有
可傳之實也使後人稱之曰李尚輔之賢配有所謂

豐山洪淑人者則其賢於富厚壽樂而没世無稱者遠矣淑人貴主女孫也生長於貴富既歸而能安貧素又能辨賢否知事得失舅姑甚宜之此固有賢於人者尤不可使之没没無聞而其能使卒以有聞者其不在尚輔歟且夫潘安仁韋應物白樂天之詩劉夢得黃庭堅李獻吉之辭照映人耳目家藏而戶誦之人之見者不惟知其哀悼之情切伉儷之義重抑其儀容德美因得以見其一二自古盛年喪耦者何可紀數而獨數子有聲赫然若前日事雖詞藻之末苟其工者亦能見傳不廢況於所謂三不朽之大者

乎尚輔朝之名臣也有材識而不輕進取聲甚搢紳間夫人之所託命固已思過半矣然於所謂三不朽者其果能卓然有立必傳無疑未可知今子噭然而哭潸然而涕日盡哀於靈筵之側適足以損其心肺而無補於死生之數也子盍退而永思益脩其可傳之實以壽逝者之名於無窮耶尚輔勉之

戲慰李芳叔 苾遠 失馬文

有客宿宿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山于野求之不得叱呼歎咤主人聞之一笑啞啞萬類之生同一鑪冶一氣之分均於彼我君與偷兒即同胞者彼昏而貪

欺苟媮且或濫於窮腸空體裸或溺於慾心纖行頗奚暇憤疾適足矜也人得楚弓聖師謂哿邊夫失駿達翁塞禍請借君乘爲貧兒捨宜作是念無可不可客喜稱善回嚬爲哆

策問

王若曰有國之要政舉其大者曰田政也兵制也賦役也科選也雖以今日時務之急者言之其於玆四者蓋有不得不通變者矣廟堂之講究臣僚之論奏亦嘗反復於斯而徒費辭說了無舉行之實此奚特因循玩愒之過殆亦利病有所不明也其論田政則

或曰量田之擧不容久廢而遠者已過六十餘年近猶數十年田形之變易田主之改換者在在皆是不可不悉行改量一番釐正加又結負之數多所隱漏稅入因之漸縮今因改量一切核出或有民怨則計減而予民亦無不可或曰每年踏驗陳起有籍不必遍行改量徒增騷擾之弊宜只就踏驗之擧精審覈實就改量之說又有兩端或曰方田之術旣有一定之尺寸又有不易之界標甚是良法改量之際宜用此法或曰新法之行事多罣礙適增煩擾重貽後弊不如遵依往前量田之法差有可據而無疵其論兵

制則或曰訓局非 祖宗之制特因亂後權設漸次張大儼成一大軍門而軍兵稍廩之多實居經費之什七固宜罷革而軍制之良無過御營遞年更番實合於兵農相寓之義今宜移補訓局闕額於御營滿數而止因罷訓局併之御營兼省養兵之需以裕國用或曰訓局雖非 祖宗之制要爲精銳之卒且係宿衛之兵今不可遽罷而禁衛之設殊涉無謂旣非國典且無緊用成立一箇軍門徒增許多疵弊此宜亟罷或曰今日痼弊最患良丁之漸乏因之闕額未充多擬虛簿固宜有變革而猝罷見存之軍門亦有

窒碍難行者宜就諸軍門各減哨額改加團束差爲無弊而可行或曰兵制之善莫如五衛且是　祖宗之經典而只緣一時兵燹因循廢閣等是通變則宜復五衛之法而諸軍門自當並罷賦役之苦歇不均流而爲族隣之弊此則尤當急捄而或曰捄此之術無如戶布毋論貴賤尊卑逐戶徵納則小民可以大蘇不徒捄族隣一時之弊而已或曰戶布固良法而小大殘盛之分不無奸冒之慮且有合戶併宅之弊不如丁錢之加密而無弊或曰目今紀綱頹弛民不畏法戶布丁錢雖是良法必無擧行之勢而役名之

閑冗如諸般募入各色捧足其類百端皆爲避役之淵藪今宜就此細加刪汰則可得良丁累萬以補諸役之鈌以紓族隣之弊或曰此雖有一時之益賦役之偏重偏輕旣有懸殊則避苦趨歇終莫能防遏今宜就一切身役應捧之數均定其多寡俾無趨避適逃之患則良丁自裕而族隣之弊自祛科選之法亦不可無變改而或曰庭別諸科只取製述之工拙而不問經學之精粗得人之漸不及古職此之由今宜悉停諸科只設大比以復 祖宗之規以防尋摘之習或曰此言固當而經書浩多難於精熟兼通製述

尤難今宜略倣先儒說以四書一經取講三經則每式年輪講而歸重於生畫以勸製述之兼治或曰若然則京華子弟皆業明經登第尤便而遠方勤苦治經之士缺望生怨者必多且末俗嘵訛講誦之科易有謗議不如製述之寡過宜因近例稍加簡省不至頻數設科差爲得宜凡此四者各有數說而甲乙爭論衆言交互閱歲逾時從違莫定其得失便否之所在皆可歷舉而詳辨歟中古論治動引漢唐若田政之限民名田兵制之府兵賦役之租庸調科選之孝廉有道俱載史冊稱爲美規亦可參用於今日歟三

代之分田畫井或助或徹農隙講武春蒐冬狩關市不征夫里無布成均造士德擧言揚之法卒不可復行於後世歟子大夫皆一時之俊傑必有明達時務者毋拘於科場例套悉心詳言之予將親擇而致用焉

問易成於三古四聖之手而進退存亡之道消長往復之理盡在是焉則君子可以沒身者也彖象之演成於幽厄之日韋編之絕在於晚暮之後聖人述作之意亦有所待而然歟孟子之書言不及易先儒以爲可疑而伯陽之道得易之體發於康節之雅言則

老氏之明易反有勝於亞聖歟明乎易術莫善於京郭而身卒陷於誅夷精於易理無過於王何而罪則浮於桀紂厥故何居姬周之易歷秦火而不廢連山歸藏泯沒於刪述之前均是聖人之書而或傳或否者何歟商瞿馯臂實得孔門之傳授而末流之弊終爲九師之支離陳摶穆脩不過黃老之緒餘而數傳之後遂有堯夫之正學傳經之術亦有善不善而然歟叔程之傳偏釋義理而朱子本義專主卜筮兩賢所尙何其逕庭而精粗得失之辨亦可詳論歟文言繫辭謂非孔氏之書者何据雜卦序卦謂非聖人之

言者何義作玄以準易亦有精義之可論善易者不言別有微旨之所存歟夫易之爲書廣大精微中古以降知者益鮮而及乎今日貿貿益甚科場有倍畫之規朝士有專經之講勸課之道不可謂不至而口耳記誦率不免還珠之譏卽毋論彌綸天地之大至於玩占尚辭之淺淺者亦多蒙昧有識之士竊歎久矣今欲使治易之士極深研幾融會貫通內而成性之學外而成務之功靡不有以心得而躬行焉則其道何由

問吾儒及老佛號稱三敎而中古以降高明才雋之

士出乎此則必入乎彼先賢至以爲彌近理而大亂眞擇術求道者不可不辨之早而察之精也儒者曰太極是生兩儀老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其說出源頭者旣甚相近儒者之盡性老氏之載魄佛氏之見心其用心於內者亦不懸殊曰一以貫之曰聖人抱一曰萬法歸一其守約之旨則無異曰修己以安百姓曰我無爲民自化曰慈悲以度衆生其濟物之心則略同凡此數條同中之異似是而非者皆可歷擧而明辨歟邵子稱老氏得易之體伊川稱莊子形容道體儘好文中

子謂佛爲聖人和靖謂觀音爲賢者以諸公道學之正而反有所稱許者何歟游謝親炙程門而淫於老佛象山動引孟子而近於禪旨以平生論辨之精而終不免浸染者何歟張子房純用黃老而南軒謂有儒者氣象李長源素好奉道而范氏許以忠於相職蘇子瞻到處參禪趙閱道終身學佛而晦翁或稱以名卿或賛以公忠數賢之嚴於排闢而評品若此者何歟大抵性命之精微道術之源流雖若不切於日用而學者工夫之得失門路之邪正未嘗不本乎此故前後儒先不厭眇論而詳說之輓近以來絕不聞

有說及空有論極玄虛之士此果由於吾道大行士無異議而然歟然則宜其眞儒蔚興聖學復明而殆亦有不然者何歟何以則於其近理而亂眞者剖析無遺使擇術求道者無他歧之惑而三教之異同會歸於一統之正歟諸生講學有素必有能語此者毋以科場例套自拘極本窮原而言之

問易曰擬議以成變化凡於治道之汚隆人物之高下學術之醇疵文章之工拙後人之模擬前人理勢之所必至也歷稽前牒多有可論者以言乎治道則宇文之分職六官一遵周禮先儒美之而新莽之動

引周公秪取僭逆之誅熙寧之效法泉府終致亂亡之歸何歟以言乎人物則孔明之自比管樂反復勝之而崔浩之於子房王儉之於謝安終身慕效而卒未得其彷彿者何歟韓愈推尊孟氏能羽翼乎斯道而揚雄之太玄法言王通之中說續經至比於吳楚僭王學術之模擬則同而何其醇疵之相遠歟歐陽之文專學昌黎能埒美齊稱而皇朝諸子之爲詩爲文一一繩尺於兩漢三唐而譚藝者病其剽竊文章之模擬則均而何其工拙之相懸歟大抵與治同道帝王之令規見賢思齊學士之雅志宜其擬之則肖

效之則似而觀於古人何其善學者寡而不善者多歟試以我朝言之朝廷施措每引唐虞三代而未見治化之郅隆公卿名德竊比韓范呂馬而不免評品之多端爲儒者曰程曰朱而繼開無人治文章者爲漢爲唐而立言無聞此殆模擬之未得其道而然歟抑古人之成法固不足模擬歟如欲使慕古而有得無愧於前修則其道何由

陞補設製時諭諸生文辛卯

大凡科場以詩賦試士蓋將以振風雅之道鳴國家之盛也然而風氣寖下不逮於前時文體屢變務合

於時尚至近日而衰替甚矣以賦詞言之惟以剟剽
鈎棘爲主尠有文力雄暢辭采華雅法騷選而爲者
甚至全不押韻者居多至於詩則協乎聲律通於政
教古人尤重之竊觀近來程詩就其能者言之專以
新奇尖巧爲勝和平雅正之體殆乎盡廢甚可歎已
此宜有稍加矯革斲雕反樸之道自今間或以古詩
賦出題欲望課製亦漸趨於古體用力於本實按經
國大典科試條云進士初覆試製述賦一篇古詩銘
箴中一篇此又遵倣　祖宗制法之意勉旃毋忽

進場七則示兒

心爲萬事之主宰心定然後萬事理
氣血實而後精神旺精神旺而後文字好進場之要
又在攝身自察其寒暖飢飽毋至生病
千萬人中常知有己
心無二用而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作文字三
用其心文字何由得佳
人於急遽悤迫中尤宜詳緩凝定夫然後氣象好而
事亦善成故曰心從快快處須妨快事到忙時勿著忙
○凡人性質之厚薄德器之輕重宇量之弘狹利慾
之深淺皆當於場屋中悤擾時驗取少輩宜愼之

勿期必得勿望高中隨才分之所至趂期成篇細加淘鍊俾無大疵毋落韻毋誤書毋缺題字詩賦字掇去呼名紙審閱一遭隨時早晚而呈卷退而俟其立落可也甲午八月廿四曉燈書

題外曾祖母申夫人手筆閨則

右外曾祖母高靈申夫人手自抄寫者也夫人賢有文旣稱未亡人訓勑春田華谷兄弟書史詩家躬親講授迄于大成而其於燕閒繙覽之際所以留心撰錄輿懷企慕者又在於古昔哲媛賢婦爲後世矩範者非若世俗閭閻間說情緣談荒怪以取日閱者之

爲則其後承昌衍名德世隆亦豈無所本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凡我内外弟兄曷不勗哉

題謫僊長篇寫本

右謫僊長篇一卷令李弟岱坤輩寫與守身讀間有病夫自筆仍復觀閱一遭益見其雄風逸氣可以隘八荒而蓋千古者又自知少時誦貫與不曾讀無異抑草書歌悲來行等篇古人謂他人作蓋得之矣以余觀之擣衣鳳笙兩作亦非太白手明甚蓋初唐名家佳作而誤錄太白集中獨無人論及何哉聊志所疑以俟隻眼辨之乙未夏昆侖子書

題尚輔扇贈行

尚輔將之燕令工畵者就一便面寫得煙波浩渺葭葦蕭森小舠依岸凉月在天一人橫笛船頭以投崔子曰此景可謂爽然將以是爲遠游之玩願得子一言之題崔子笑曰今子之行正當秋冬搖落之際觸邊野之風沙踐薊門之霜雪而日置此懷袖中長對此景則得不寒徹骨乎嘻噫我知之矣子其內熱歟於是而寓飲氷之意歟然則請借南華老子一轉語以復之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子能從事斯語徇乎忠安乎命

無所往而不自得則固無待外境而其心已奭然矣夫然則是便面者雖投棄而不有之可也

鄭將軍忠信傳

鄭將軍忠信者湖南光州人字可行高麗名將鄭地之後也忠信生地微幼屬節度營正兵兼隷府知印萬曆壬辰倭寇大至　宣祖西幸義州當是時光州牧使權慄陞爲巡察起兵討賊將以兵事聞募能以狀達行在者莫有應之忠信奮請行時年十七時賊兵滿道路忠信獨身杖劒行達于行朝當是時李鰲城恒福爲兵曹判書謂從者曰是見遠來無所投止

其以舍諸我因留與衣食授之史書忠信警悟絶人文義日進遇事無難焉李公大說之其愛如父子秋登行朝武科 上語鰲城曰卿嘗謂忠信才今出身矣其以來見及見 上奬之曰年尚少稍長可大用累從張公晩爲裨佐張公亦愛遇之又隨吳公允謙入日本還歷官至昌洲僉使所在著名光海君時鰲城公抗議爭廢 母竄沒北邊忠信從焉辦其喪服心喪三年忠信爲人短小目如曙星美容姿有辯英果好氣義善料事多懸中朝廷遣忠信探建州虜情時毛文龍鎭椵島藉皇朝重誅索無度時我動靜以

甚之朝廷恐見疑命忠信潛往忠信曰此欲無見疑而事終發反被疑誣乃上疏曰臣非刺客奸人旣不可匿迹全遼之衆豈無一人走漏於文龍者且文龍以不厭所求望我深使反其實而誣我於皇朝臣恐叅母之杼不待三至而投也臣請奏聞天朝移帖毛鎭事明白乃無悔否者臣雖戮死不敢奉命朝議然之移咨經略府帖告毛鎭然後乃行旣入虜中與諸大酋言諸酋皆服又問忠信曰爾國每謂我爲賊何也答曰爾曹有盜天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於是盡得其要領以歸且告人曰是虜將爲天下患何但

我國憂也擢滿浦僉使移平安道兵馬虞候癸亥

仁祖卽尊位拜安州牧使兼防禦使未幾李适反當

是時張公爲都元帥鎭平壤适爲副元帥鎭寧邊以

備北虜适驍將也素稱善兵精卒數萬及降倭劒士

悉隷之适新策元功怨爵賞不讐有陰謀其黨文晦

上變事适遂斬命捕者宣傳官禁府都事約龜城府

使韓明璉擧兵反或謂張元帥曰忠信與适善其無

爲賊用乎元帥曰此子豈背君父從賊者今至矣言

終而忠信至從事官金起宗曰安州重鎭也固守城

使賊不東職耳擅棄城來宜有罪元帥卽以數忠信

將榜之忠信曰賊意在疾趣必不由安州且由安州
無兵可守城徒死無爲也故來聽調麾下去留惟命
於是元帥引與坐問曰今賊計將安出忠信曰有上
中下三策曰何謂三策曰使賊乘新起之銳直渡漢
江進逼乘輿安危未可知此上策也跨據兩西結毛
將爲聲勢朝廷亦未易制此中策也從間道疾趣京
都坐守空城無能爲耳此下策也曰以君計之當出
何策忠信曰适銳而無謀必出下策忠信還未到安
州聞賊已趣間路牒請曰安州已在賊後無事於守
鎭願赴幕受指元帥許之适聞忠信從元帥憮然有

憚色歷數諸將能否皆易之至忠信曰此未可輕也元帥出兵或言是日直星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以行者且師直爲壯奚拘於術家衆乃服於是元帥以忠信爲先鋒大將南以興爲繼援大將南以興者亦當時名將也膽略過人其女壻柳孝傑勇冠三軍俱以罪繫獄元帥之西出盛言其能曰國危如此何可以數尺之朽棄干城之將乎 上重釋之並即日從軍以興名家子負氣自豪素輕忠信賤微羞與爲儔輩由是兩人有隙不與同席語元帥招兩人坐諭以先國家後私怨激以忠義

兩人大感悟握手驩飲如平生約爲兄弟卒成大功
諸公皆服元帥知人而多兩將之釋怨於是行追賊
遇于黃州之薪橋戰不利又追至坡州當是時 仁
祖巳南幸公州适入京城屯景福宮推興安君瑅僭
號李忠吉爲大將以衛之元帥會諸將計事言多異
同忠信大言曰旣不能戮力破賊賊犯京都 君父
播越吾屬罪當死毋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據北
山者勝今據鞍嶺而陣俯壓都城賊不得不戰戰卽
仰攻我乘高得便破之必矣南以興曰忠信策之善
元帥從之忠信先行諸軍繼之元帥令徐驅覘便忠

信反呼于衆曰元帥有令促進兵揚鞭疾馳以進京
畿巡察使李曙與元帥書曰賊已據都城未易擊公
在西我在東絕其饟道賊必窘待南軍至協討尊萬
全諸公以爲然李延陽時白曰不然賊在城一日聚
衆益多何益於持久今逆順異形士心咸憤宜及其
未定乘銳疾擊元帥曰然矣顧當如何今當傳令於
忠信宜何指授曰我知忠信爲人必已登鞍嶺矣俄
報前軍已到鞍嶺元帥驚謂延陽曰勇哉忠信忠信
之心君果知之忠信先令輕騎數十潛行上嶺獲烽
卒舉火如他日昏暮諸軍以次至遂布陣忠信與李

希建等陣其南爲前營南以典興邊瀹等爲東營金完等爲西營申景瑗等爲後營黃瀷等爲中堅別遣精卒數百伏棠叢以防彰義門朝日賊覺之或說适曰精銳皆屬忠信元帥以孤軍在碧蹄一鼓可禽卽元帥敗前軍走矣适見前軍少曰滅之易耳毋多言因令曰破此後食卽開門出兵分兩路包山而上明璉爲前鋒直薄前營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矢丸如雨我軍旣處山頂皆殊死戰風忽轉西北風大起賊在下風塵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賊將李壤中九死明璉中箭却會适易次旗動南以興望

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自相蹂藉墜澗
谷死者不可勝數或散走西江麻浦官軍乘勝追擊
叫譟踴躍無不一以當十賊遂大破即甲子二月十
一日也時都民屯聚登西城觀望勝敗遂閉敦義門
西小門以拒賊适走入南大門忠信欲追之以興曰
今日之捷天也不出數日兩賊之頭當至何必窮追
城中多陋巷使賊設伏脫有得失奈何忠信曰疾雷
不及掩耳适明睫已破膽矣奚暇爲謀疾追不過廣
通橋就禽耳以興力止之遂遣朴震英伏東郊以邀
賊賊夜潛兵出水口門南走忠信率柳孝傑等追及

於慶安驛賊望風而潰明日适麾下斬适明璉首走
獻行朝堤亦捕誅自起兵凡十七日而賊平諸將爲
迎　車駕留京忠信獨還安州曰吾以邊邑將臣不
亟誅叛賊使乘輿蒙塵罪則不小惟當還任以俟命
上驛召引見賜金遂策勳一等賜竭誠奮威出氣效
力振武功臣號封錦南君秩正憲大夫擢平安道兵
馬節度使忠信上章固辭　上答曰卿有才有智奴
酋雖來猶可談笑當之宜勿辭益盡心病免還朝丁
卯之亂忠信爲別將赴張公體府幕用大臣言卽軍
中拜副元帥方調諸道兵馬爲備禦計會虜講和退

忠信嘗語張新豐維曰賊來當得和乃去不足憂果
然其後西邊虛驚報毛鎭動兵　上驚問之忠信曰
必不然庚午虜大兵來屯義州虜將龍骨大率輕騎
至安州中外震恐忠信曰虜必大舉西入關此恐我
議其後耳無他虞已而皆如忠信言累兼都捴管備
邊司提調忠信數被病　上輒遣醫視賜予相續毛
文龍死陳繼盛代之劉興治擅殺繼盛與虜通　仁
祖將興師討罪問誰可將者忠信請行　上說曰卿
能力疾忘身予復何憂命忠信領舟師而捴戎使李
曙率步騎水陸並進旣至揚兵于海上島衆震讋會

興治稱受　皇勅乞款經略孫承宗亦移咨請釋之
上乃命班師是役也兵未交鋒然義聲聞于中國矣
後兵部移咨褒之曰向非貴國圖剪興治齊魯幾不
寧云忠信在西邊久北虜勢浸盛旁有島鎭邊境數
有兵國無備豫忠信深憂之數上書論便宜言虜之
丁卯受盟非吾能制其命特其意規犯皇朝譬如逐
麋之狗不狠顧耳彼旣肆然無畏苟不治兵秣馬震
驚皇朝必不帖伏遼左以送餘年此東國之憂也亟
宜不憚征繕以戒不虞何可一切婾婀爲也請於兩
西大州邑皆置山城部分旁近邑同築而協守無事

田耕有事淸野入保設鎭椒島席島復設廣梁鎭以
實海防安州要害可守寧邊勢相唇齒各置將增備
命一上將開府兩西之衝捐兩道之力專於守禦則
六道晏如民樂耕桑孰與邊烽一擧八路騷然者哉
每有事大發三南兵遠赴西邊無及於援難往來徒
擾弊民宜令諸道歲調止三千遞戍安州五歲而更
諸道得大寬而邊城常有助又言虜以我不送使怒
甚既與修盟犬羊之逆天足與數乎宜亟遣有口者
善辭以息怨朝廷不能盡用先是虜將所道里來請
歲幣 上召諸臣議皆言不可許獨金時讓李曙曰

自古與虜和未嘗無歲幣 上不從虜將怒還回答使申得淵入瀋虜酋不見不受書還時國無兵虜方求釁而朝臣爭言絕和謂爲淸議大臣撓而從焉至是遣金大乾爲書拒歲幣告絕議徵八道兵保江都以待變忠信與體察使金時讓在安州聞之歎曰此趣禍之術也焉有敵無意來自我召之者虜兵踵大乾來矣於是留大乾境上同上疏曰請改爲書毋激變 上怒下教曰金時讓鄭忠信畏其喪元擅留使臣指麾朝廷不斬首警衆無以震肅其議梟示諸大臣言此非臨陣失誤宜先逮鞫 上從之雖然命改

書詞毋怒敵大乾入瀋虜猶怒不得報還 上懼始
許歲幣忠信深知國力弱不能當北虜而論者爭言
虜不足畏雖 上意亦示威武至議親征及丙子亂
後 上答金時讓疏曰曩在南漢每思卿言蓋追記
兩人疏論也於是忠信下吏配唐津 上賜藥物慰
藉之甚厚未幾赦還光州忠信雖武將也內行修好
讀左氏傳太史公書旣建大功位上將居家廉儉被
服如書生諸公見忠信籌略長爲國家忠討咸重焉
如張新豐李延陽及余曾大父文忠公皆友之明年
授捕盜大將內贍寺提調遷慶尚右道節度使病作

遞還丙子夏病甚　上命醫救之月致食物醫言當
用人參數斤重於續請　上曰可療此人竭國力無
惜況數斤人參乎及卒　上下教曰錦南君鄭忠信
人非世祿盡忠王室以安　宗社病勞瘁以歿予甚
悼焉其令有司禮葬又命中官護喪襚以　御袍是
年春京都訛言倭寇至忠信曰倭人召之不來國之
大憂乃北虜耳及廷議又斥和事送使告絶忠信方
病困聞之太息曰國家存亡決於今歲矣是歲十二
月虜果大入遂有南漢之圍
贊曰忠信之爲正兵嘗繇赴節度營舍於老妓老妓

以節度宴餘物饋之忠信却不食曰大丈夫當身爲節度使以巳餘食人顧焉能啖人頷下物乎其志氣之亢如此其決策破适爲中興名將有以也及其料敵審勢不與時俯仰觸罪不悔可謂忠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忠信庶矣乎

書麗史禑昌事 答林彛好

麗季禑昌辛王之辨前輩所論不一史牒所錄雜亂隱晦尤無可準實爲千古未決之案嘗取諸家文字參合而觀之竊意當以恭愍子爲斷或曰麗史以禑爲辛旽之子而其母則般若有云禑小字牟尼奴旽

妾般若之出也又云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
實生王上何毋韓氏耶太后黜之下般若獄又云般
若之被鞫也指新䊵中門曰天若知吾冤此門必自
頹俄而門自頹人頗異之此豈非爲旽子之明證耶
曰般若固是旽之婢妾而恭愍常常往來旽家則近
幸般若而有子豈曰無其理耶麗史所載雖如彼又
麗史有云旽之流水原也王語近臣曰予嘗至旽家
幸其婢生子毋令驚動善保護之旽既誅王召牟尼
奴納太后殿謂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
言曰有美婦在旽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史

家既据王言而謹書之則何可硬誣之矯罔而莫之信耶况中門自頳之說只堪爲母非韓氏明爲般若出之證耳般若之出則固明矣其父之爲朏爲恭愍豈可以中門自頳爲證耶曰牧隱當革命之際不卽致命雖未若圃老之明快而考其始終則乃心王氏畢竟全節之人也而其謫長湍也呈都堂十絕有云放榜辛朝始出身牧隱若明知爲恭愍之子則豈恐以辛朝之說形諸吟詠之間乎曰有是言也然有說焉其時國祚垂絕訛言繁興禁密牀第之事有非外臣所得詳而禑既名爲朏子而見廢牧老亦既與聞

於策立則詩句之云然固無足深怪然以當立前王子之說觀之其不敢必其爲非王氏可見設若牧老明知爲辛旽子則雖不能立惓於廢禑亦豈無擇立王氏他宗室之議耶此亦可見其微意也曰龍飛御天歌有云洪武年間麗使入朝中朝人詰問何以立異姓王因以諸臣被罪禑昌之爲異姓中朝之所聞知而致詰者則其時國言之騰播此亦可見矣曰此則尤不足爲公證當是時天命已去人心有歸大小朝紳王氏之人絶少則所謂中朝詰問安知非使臣自倡自和之虛言耶旣無可據之文迹又無可信之

叅證殆無異於子虛烏有之問答其於斷千古之疑
烏足爲錙銖輕重耶曰苟然則其爲恭愍之子抑有
明證乎曰此固疑獄也然以其時事勢叅之以著于
書籍者驗之庶可以得其情矣當是時國勢人情今
可想見麗末史冊皆我朝臣子鄭麟趾等所撰而禑
傳言或云初般若有娠滿月旽令就友僧能祐母家
產子能祐母養之未期年兒死能祐恐旽讓之旁求
貌類者竊取隣家隊卒兒置諸他所告旽曰兒有疾
請移養旽許諸居一年旽取養于家以啻直金鉉所
賂婢金莊爲乳媪般若亦未知其非其兒也恭愍常

憂無嗣一日微行至旽家旽指其兒曰願殿下爲養子以立後王笑而不答然心許之旽密令其黨爲牟尼奴祈福及旽誅王納之宮中云此則又以爲亦非般若之出蓋其時疑亂交扇之言無所不有此可見其一端而亦未嘗必謂旽子特以爲所生母不分明云爾旽傳言林樸與李美冲侍王王謂美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已知樸怪之出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授臣往旽家賜阿只阿只大喜旽謂余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寻具以聞故上有是言云云及旽誅樸謂史官李至等曰誅旽國家大慶又有大慶

君等知乎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旽潛養之使國人不知是亦當誅史官宜知之以此觀之雖在當時亦有認爲恭愍子者此亦可見則美冲等之言安知非一脉公論耶同是記聞之言等是傳疑之辭而能袪云云則出於閭巷無根道塗之聽美冲云云則出於省闥近臣親聞之言今欲篤信於彼而忽棄於此抑何心哉况有片言可明者耘谷元天錫不仕野居與牧隱諸老相善所著詩篇多載當時事蹟而據實直書無所忌諱有以聞今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君立王位前王父子以爲辛旽子孫廢爲庶人爲題者

曰前王父子各分離萬里東西天一涯可使一身爲
庶類寸心千古不遷移有以前王父子賜死爲題者
云一國豈能流景祚九原難可雪幽寃又於所著野
乘曰吾王之子以爲辛盹之子耘谷卽其時目擊耳
剽之人異乎所傳聞異辭者情僞虛實宜無不知而
記實之言如此顧不足爲斷案耶退溪先生書有云
國家萬世後當從耘谷議象村彙言云禑昌之事當
以元天錫所記爲信史區區之見蓋亦有所受非苟
而已也

折展辨 己亥

心者活物也隱忍於始則其發於終也必暴强制於
情則其形於事者太過善乎孟子之言曰飢者甘食
渴者甘飲是不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人心亦
有飢渴之害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苟非
其人則簞食豆羹見於色故君子尚中庸而貴誠信
也世以謝安之圍碁賭墅攝書置牀稱爲過人之量
而怪其折屐之失度余以謂圍碁攝書不足稱折屐
不足怪而其所以折屐乃生於圍碁攝書也記曰何
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慾七者弗學而能者也又曰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夫喜怒哀懼人情之所不能無而不曰無喜無怒
必曰發而中節蓋恐其至於過不及也聖人之誨人
曰過猶不及然則當喜而不喜當懼而不懼與不當
喜不當懼而喜且懼者其失均焉耳周公之居東憂
讒也夔夔然有畏懼之心孔子敎子路以臨事而懼
其爲魯司寇亦嘗有喜色至發門人之問孟子聞樂
正子爲政喜而不寐此所謂發而中節者也方符堅
之伐江南也兵甲之衆盛聲威之震疊蓋不待投鞭
而江漢之流欲斷矣惟江左一彈丸之國凜凜乎朝
暮危亡雖泰山之壓鳥卵爐火之燎鴻毛蓋未足以

爲喩而社稷存亡肩於安之一身則爲安者將寢食
靡寧焦心隕膽之不暇而方且雍容對奕言笑如平
生及其捷音之至也君臣倖生於必死宗祀再血於
必亡則又當喜溢顔色酌酒相慶而乃又對客游談
恬然不以爲意視宗國之安危存亡若無與也嗚呼
此豈常情也哉此其可謂發而中節者耶苟此之稱
賢則其謂勝於周公孔子孟子也耶若曰如古至人
心如死灰喜怒哀懼無所動乎其中則其入戶而不
覺屐齒之折此又何爲也心猶水也今夫水因其勢
而導之緩流徐行則瀠洄百折而無蕩汩衝激之患

矣今以一簣土一拳石欲遏方至之川則雖能渟滀於一時其終也必至於決壞堤障而漂沒田廬矣夫其冲襟雅度從容整暇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何乃顚倒倉卒自喪其威儀以至於折屐而莫之悟耶特以隱忍强制於始而不知其發之暴耳故曰其所以折屐乃生於圍棊攝書也惜乎安之不講於發而中節之義也曰雖不能發而中節獨不可謂過人之量乎曰夫魏晉之士慕悅老莊欲以曠達自名往往有忍心害理之行阮籍聞母喪而卒棊擧聲一號嘔血數升安之事大相類謂之能忍則可謂之量則未也夫

受物之謂量量大者不可滿也折展而不自知者何量之有焉嗚呼吾觀於折展而知謝安之不復北伐也何者志量已滿也雖然世之臨難恇怯而喪已誤事者多矣如安者不亦難哉

教書不允批答附

教京畿監司趙相愚書

王若曰古人之視方岳至稱翰藩國家之有京畿號爲根本爲治莫難於今日擇人倍重於他方蓋自饑饉之頻仍重以疫癘之延熾雖膏肓凋瘵舉八路而惟均而殿屎顚連在三輔而尤慘况官徭之沓出致

民力之大窮壤稅方輸殫宿儲於納總陵工未訖董
夜作於難腊星使交馳而厨傳支供之不給天京密
邇而簿書期會之滋繁地視咸秦曾無畜千金之富
勢同恒冀實多之隆上都之觀殊非强榦弱枝之圖孰
任蘇殘起獘之責惟卿宅心忠厚持己端良以愛君
憂世之欵誠有謀王斷國之材術由郎署而歷三司
之清顯風裁自將佐銓衡而程一代之賢能鑑別稱
允既華問之不墜乃寵擢之彌隆長經幄而屢進忠
規贊樞庭而叅决泉策方朝端之屬望豈邉外肅顧
甸服之急賢思付能手煩卿暫出與我共治茲授卿

云云卿其益勵素心懋樹嘉績綜事務如陶侃毋以瑣微而或遺律貪殘如蘇章毋以親故而或貸課農桑於壠畝勿愆鷹鳩之期奠溝塍於田廬俾絕鴻鴈之詠御姦則威克厥愛率下則公生於明民瘼剖決之才固已著稱於州郡卒乘汰定之法亦嘗論及於封章勉卒經濟之良謨肅答委寄之休命想乃心倍加惕厲惟斯言匪直應文其他稟裁自有彝典於戲屈望之於馮翊豈無左遷之嘆命畢公於東郊思見保釐之效吾且召矣汝往欽哉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平安監司趙泰耇書

王若曰予惟詢謀四岳著於虞書置師十連紀於周
制惟承流宣化實資藩屛之臣而視邦選侯必用材
彦之士矧茲關西之奧壤即我海東之名都儲胥城
邑之雄饒視梁巴而奚讓表裏河山之險阨界靺鞨
而爲隣委重有倍於他方爲治莫難於今日金財輻
輳而駔儈奸蠹之多端冠蓋星馳而廚傳支供之不
給民則箕檀之舊風化日卑地是遼薊之衝關防未
固況魯饑之比甚致周黎之靡遺縱宵旰憂勞若般
恫之在己奈公私凋瘵無實惠之及民賑廩空虛正
患軍儲之傾竭洋船出没重貽國人之憂疑近百年

疆埸宴安久忘苞桑之戒數十州民物耗斁若爲陰雨之圖苟非才望素著之人孰膺軍民兼摠之寄惟卿資性雅潔器識通明在相門有佳子弟之稱立朝端有眞學士之譽陳季方名論素重爭推二難楊叔節執守甚嚴早去三惑經帷主三司之公論風裁自將銓筆品一代之英游鑑別稱允投閑而去就不苟歷試而聲實彌彰畿鎭分憂士無尸饔之怨湖營布惠民有甜棠之謠屬再忝於天官仍贊副於樞局方淸朝之屬望豈遑外庸顧邊臬之急賢爰加峻擢寻褒所簡僉擧攸同玆授卿云云卿其克懋素存祗服

明訓惟立志可以弘業惟勑躬可以正人綜事務如
士行勤不替於運甓律貪殘如孟博氣益厲於登車
火烈人則畏之督姦無如威克風行草必偃也化俗
當用文治旣本之於自修又繼之以無倦精獄訟謹
簿書而明黜陟在所當先課農桑均賦役以及戎兵
不容偏廢還濤壑於衽席百堵皆興壯鎖鑰於襟喉
三邊永謐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寧或緩於設施廉以
率下簡以制煩固無待於加勉念毋忘於寵命期不
墜於家聲其餘稟裁自有彝典於戲遠畢誠於禁闥
豈無內輕之嘆出仲淹於鄜延爲寬西顧之慮吾且

召矣汝往欽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全羅監司李光佐書

王若曰嗚呼今命卿尹于南土明告之命詞敬聽毋忽予惟四封之遠兆人之衆惟辟不可獨理厥有屏翰之臣宣布政教導揚風化若稽虞舜咨詢岳牧亦粤成周制置方連委寄之重其惟舊哉惟我東區爲八路湖南一方實維重藩其地闊大郡邑大小六十碁錯相屬其田膏厚秔稻菽麥之種畝出鍾射西南瀕巨海水土之產有魚鮮之腴鹽鹵之饒橘柚之包文木竹箭之美貢賦之入厥品上中方之中夏覩猶

荆楊寔我衣食之原器用之府迺天降菑咎歲比不登害氣流行札瘥薦仍哀我小民無辜號呼恫毒罔有寧居惟我縣邑之長或怠厥職不警動厥心侮棄鰥寡或婪于貨誅下以自封莫爲之懷徠綏輯則我南畝之民喪其恒業不力田穡厥或流離于路衢顚踣于溝壑洎我什伍之良弗率于簡閲遒竄相繼迺並興爲寇盜草竊于山藪粤我鄉塾之士斆學俱廢弗興于德義或犯司徒之刑迺又征徭不平吝譎胥興巧僞萌生獄訟滋繁是惟一方重藩職用獘痹予甚悼焉其在今奠我南服益艱其人匪賢匪才疇克

有濟念惟卿弘正英達厥性茂焉惟乃先祖有大名
大勲紀于太常惟乃父有潛德不究厥施肆乃襲于
遺訓彊學服義弱年立朝聲實並彰迺秉執讜議以
糾官違入告嘉言以效忠益予固知之間者遠迹朝
著鬱于公望有誦其文學宜諷導儲嗣予又聞之出
牧于巖邑民誦其惠吏慴其威厥有成績惟按察洎
廉問之臣俱上治理狀予甚嘉之國有令典襃之增
秩入佐司寇克慎于祥刑惟我卿士冀其朝夕我左
右協贊謨猷惟茲藩維之急賢不遑以外内爲輕重
茲授卿以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

使全州府尹其往欽哉惟勤恤我民無寒無飢俾各安其室廬服其耕蠶婦子相保無歎息愁恨之聲是在卿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其念哉凡厥長吏之失職者勗率董正修其不逮其有貪虐無良具罪上聞以聽邦刑考績維允明其黜陟毋私于親故毋畏于彊禦是在卿詩曰柔亦弗茹剛亦弗吐尚其念哉訓勑我師徒鍛敿戈甲齊其步伐以壯戎容以固邊圉是在卿書曰克詰爾戎兵尚其念哉作興人士謹庠序之法俾力於行義修其藝文是在卿記曰以鄉三物賓興之尚其念哉惟是賦役之重爲民

大疾漕夫水卒怨詛罙甚嘗議釐革莫究利病其審察情形條畫便宜以卒我捄民之志是在卿易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尚其念哉南俗善動易速于訟獄官不時聽或淹于囹圄明莅而審克之俾人無冤是在卿經曰哀敬折獄傳曰必也使無訟尚其念哉於戲受千里之寄捴五使之重治忽由其敬怠賞刑在其喜怒可不畏歟惟寬可以御衆惟謹可以守度惟和易可以得人毋以嚴威遏下情毋作聰明變故常毋任辨察以逆衆心惟厲乃志弗怠惟正厥身弗殉于物奸猾其戢伏厥事罔不從乂其攸稟裁厥有彝

典茲不多誥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又曰式是百
辟纘戎祖考庶幾夙夜欽念毋替予明命毋墜乃先
人遺緒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右議政徐宗泰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旣宣諭之丁寧又批辭之申懇謂當勉起胡
至連章重敷心腹之言肅責股肱之義永念時事曷
堪殷憂黨議紛爭而朝無寅協之美民生困極而野
有愁痛之聲星虹之災厥咎安在札瘥之慘近古所
無國其謂何天之方蹶凜有懼於多難將誰賴以胥
匡尚幸忠良任予丞弼惟卿鸞鳳瑞物氷蘗清名簡

素儒雅之風一心謙愼雍容揖遜之態餘事文章傳
堯俞名節無瑕允矣金玉君子呂晦叔德望漸重居
然柱石元臣故託重於鹽梅何待決於夢卜心公而
愛惡兩忘不染朋比之私位高而冲挹彌深可醫趨
競之俗玄齡就第雖暫許於乞身君實還朝果復叶
於加額期卿鞠躬而盡瘁俾于端拱而仰成庶有救
於顚危儻少紓乎宵旰惟茲遜牘實乖素料旣非告
老之年又無難强之疾至於論思之疏未見侵誤之
言以休休之心固當付之一笑示悻悻之色寧不駭
於羣情方謂協心共貞如救焚溺豈容袖手恝視圖

占優閑縱榮衛少愆不妨卧閤論道顧安危所係敢曰俾躬處休于不捨卿公毋困我於戲廣忠益而勤攻吾闕諸葛之事業光明徇國家而不爲身謀魏公之功烈茂著勿引小嫌而求退勉追前哲而同風亟回遐心用副至意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箴頌贊

日新軒箴 癸酉代作

若昔成湯銘其盥盤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釋之者曰浴身而去滋垢有類乎君子之修德故云嗚呼成湯聖王也宜無汚德之可洗者而然於盤盂欵識

之微猶不忘其警省之實拳拳若是則斯其所以爲
成湯者歟今我　主上殿下爲軒而名以日新蓋取
諸斯也夫日者非一日之謂也新者去其舊之稱也
修德者誠能日復一日去其舊而不已則其造於高
明廣大篤實輝光之域夫孰禦之臣於是有以見
殿下名軒之意非苟而已也夫見物而思道覩名而
求實固已前後一揆則躬有一德克享天心匹休於
先聖登世於大猷臣亦不能無望於我　殿下也玆
敢推明斯義而拜獻之箴其辭曰
天降明德喆愚均施衆惛於物冥作胥馳晦此昭質

爲翳爲緇刓惟君牧厥用奭師夸華盪汩機務紛披
百感所蝕其存幾希況淪溷濁薉蔀昏野先民是病
吾與女醫濯去舊染惟日新之膚之垢矣水則皙而
彼璧之纇尚或磨治瑕礲[illegible]滌瑩蜺誰疵澡雪點累
剗剔繁支宿汙之黷磋洗無遺如彼金鏡塵穢日滋
眞光旣復可鑑毫釐纇復無悔見歎宣尼衛歌有斐
乃編周詩我　王相室式揭良規夕惕行乾昧顯師
姬黈纊無壅𠢑荛有裨翰臣司誦敢告前疑

達箴

志尚要激昂意氣要奮發激昂則如霜鶻之橫雲霄

奮發則如神駒之謝銜槩氣象要和暢心胸要洞澈
和暢則如春日之温風洞澈則如秋天之霽月名行
要砥礪學問要縝密砥礪則如良璞之磨治縝密則
如蠶絲之組績才術要流通節操要堅確流通則如
長川活水之無所礙堅確則如銀山鐵壁之不可拔
君子能是數者然後斯可謂之達

佩弦箴

朝悔其行暮而復然曷貞頻復惟曰佩弦

口箴

不善出則速禍不善入則召疾君子觀頤守而勿失

經始靈臺頌

我懷哲辟惟周文王德崇仁溥際玄蟠黃黎生樂業以耕以桑沐以膏澤煦以春陽育我訓我以虞以康王建靈臺言察禨祥既植于臬既景于岡王于考室曷敢隋荒爰告爰語于黨于鄉豈伊號召其來穰穰凡厥梓人荷斧與斨凡厥廛埴縮版升牆凡厥衆庶幼穉耆耋奔走輔功十百爲行王曰嗟乎毋爾皇皇爾耘爾田爾牧爾羊豈予營作敺爾于瘁民惟益虔載鞠載蹌衆工齊作鼛鼓斯張朝焉奏始夕已告襄靈臺孔安翼翼將將階庭靚深棟宇翬驤王在靈臺

黼衣繡裳臣工穆穆於樂無彊王燕在囿鼓鐘喤喤
鳳凰承節盤舞翺翔嘉木挺藪靈泉涌唐魚潛獸伏
罔或相戕梟類懷生融融洋洋鬼神胥悅天地昭光
宜誕眷命俾有四方曷以臻茲惟德之昌厥聞彌彰
歌詠文章猗歟休哉沒世不忘

病頌

客有慰余之多病者余對曰吾方自賀子又何慰焉
因作頌曰
形罷而勞不盡力氣少而言不盡述食色有性而不
敢徇行藏有時而不敢出凡使我寡語而默少動而

佚趨榮之意曰疎防慾之功加密皆病之所以德我也克愼毋怠謹守勿失是謂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

屛畫六疊美人贊

第一疊美人跽坐交膝右手把高麗扇垂下左子指尖支板齒流盻下眂二雛或撒花或臂禽昂首向毋贊曰

春穠日暎花細竹森境偕人適憺兮何心濃鉛匪飾尺髻匪容睠兮顧之惟彼雙丰

第二疊兩美人對跽或撚琵琶或彈行琴贊曰

弁服相倂我姞爾姜瑟琴互合大宮細商泠泠者聲

變變者情停絃一笑萬古虧成

第三疊美人手支畵圓扇二雛旁侍一吹笙簧贊曰

夭矣妙矣何彼姣矣水清荷花爛自照矣登伽何淫革囊奚罪淨心不涴惟摩難在

第四疊二女道人或拈圓毬放光或捫異獸雪角青毛疊扇相偎贊曰

丸而攤者是珠是礫角而馴者是靈是畜爾簡何訣爾壹何貯凡乎僊乎是惟在女

第五疊兩美人對踞撚琵琶彈行琴狀同第二疊贊曰

信手何譜側耳何心初若寥寥久乃愔愔施盥貌同
哇英音一以官則倡以天或佛

第六疊二女道士並游石臯畔上蔭茂樹下踏芳渚
一者拈花向天一者顧笑獨鶴翔舞雲景映媚贊曰
水流泠泠雲起英英彼羽裳者亦翩其鳴或衣之荷
或簪之華惟服不服惟大師婆

昆侖集卷之十四

昆侖集卷之十五目錄

祭文

江都戰場致祭文　愍忠壇致祭文
蔚山戰亡處致祭文　三次祭厲鬼文
東峰祠宇賜祭文　右尹元萬春致祭文
判書申汝哲致祭文　祈雨祭文
韓川君李義培致祭文
祈雨祭文　領議政柳尚運致祭文
判書吳道一致祭文　判書李玄錫致祭文
領議政南九萬致祭文

府尹元聖兪致祭文
花山定齋朴公書院移安祭文
羅州滄溪林公書院奉安祭文
祭外王母尹氏文　登第時告陽谷墓文
祭舅母趙氏文　祭戚大父尹僉正坪文
祭遲川公墓文　祭朴兄喬伯文
祭李休文景佐墓文　祭仲舅文
祭西溪朴先生文　祭庶從祖姑崔氏文
祭從母舅洪公文　祭季舅文
祭藥泉南先生文

昆侖集卷之十五

祭文

江都戰場致祭文 丁丑代作

噫嘻丙丁國步幾替金湯失險北軍甚猘凡我戎行洎乎甿隸鋒鋌所靡罔不殲殪爲虺爲豺恣厥呑噬戰血滔川寃氛暈螮哀哀我人胡辠胡戾實天癹我匪人攸制沙蟲之恨鬱没荒瀅蹟故而陳時往以遞天星環復又逢玆歲緬想墟莽怛予憯涕脂膏所塗骴骼所瘞狐兎競奔草蕪誰爇雪雲浩渺溟漲無際魂兮往來髣髴晻翳生旣殉國甘心駢斃殁豈泯然

無補我世或司河隍壯我陪衛或感風霆驅除瘧厲祀秩無文蘭鞠莫逮茲擧曠典國殤爲例醴肴之薦表予悲係通感有理尚歆予祭

愍忠壇致祭文 戊寅

島夷之難于歲在辰蛇吞豕食國步斯頻克終耆定繄賴 帝仁命之濟師分統虎臣七科之良其來兟兟 王征濯濯電掃蜂屯閔厥爪士赴急捐身荷殳從戎天倪海垠勤逾救粵悲甚戍申或膏鋒鏑或血轔輪忠勞莫貫聲魄永淪故國萬里覊鬼無隣霜晨露夕嘯哭嚬呻寃横氣結蹟故歲陳咨予否德忝主

神人胥獲罪咎凶札薦臻疾疫之毒都鄙惟均溝捐野踣日積如薪徂秋涉冬迄玆正春率是無巳殲盡我民禳祓之事殆徧羣神輿言毅魄悼念如新苾芬寥絶壇壝嶙峋沙虫舊恨鬱沒荒榛豈伊精祲感沴和淳國殤之享有典可循式薦牲醴少慰愁辛生旣奮勇肅淸妖塵歿必鬼雄敺役朋倫厲虐之烈是呵是嗔有感則通何憒不俾尚致冥騭肅答精禋

蔚山戰亡處致祭文

噫余德凉積召咎孽比因饑凶仍玆疫札害氣交熏風馳火勃有感其沴十無一活死者顚連衢尸路血

生者仳儺草奔山芨國餘有幾民方勦割哀民何辜
罹此佚罰靡神不宗肅我祈祓厥有國殤增于愍怛
辰巳之難國步幾蹶夷艎捲海炎紀崩裂惟蔚之役
師徒衂沒凡我戎旅邦之虓竭併命兇鋒狼吞厓齧
矧伊天兵積有勞伐龔奉 皇靈逖從干鉞絕域捐
生身摧名滅捍艱功深旌忠報蔑物換星凋聲光兩
絕原無薦麥野有髑骨怒響溟翻寃氛瘴結緬言墟
莽惻想英烈特舉祀典興醴肴香腯有感必應神豈是
恝厲虐之毒撝呵瞋喝太元之和扇揚旁逹民生遂
長邑宇清謐國與永賴神惠有卒尚其歆假畀之冥

隲

三次祭厲鬼文

人鬼異鄉詘伸一氣有求則存如水在地累禱無應誠殆未至怒予慚懼悼心失志徂茲官酹禮未或隆令命大僚則代余躬勑于官徒牲酒旨豐尚予鑑顧聽直惟聰惟茲毒疫厥災振古由都迄鄙邑無完戶背冬涉春日斃千數野哭相聞塗殣相拄人亦有言鬼强爲厲水火兵刑朋寃族沴包飧未薦匵骴誰瘞雨燐燒空宵精暈螮有馮爲祟亦邪攸恤蘭鞠孔時常文是秩品物遂長天人靜謐胡癉斯今降此大疾

豈于政厖感召妖祲毋亦慢祀久失明歆靜思厥咎
不于疇任爲民父母于作何心哀哀我人罹此罔極
誰給征繇孰共黍稷國依匪民神據匪國國既蔑資
神其乏食皇皇上帝子育斯人以生爲心其德孔仁
縱于菲薄無以媚神殲盡生靈帝其不嗔於于祖宗
德馨禋潔神不吐享罔有逸罰縱于荒墜自速菑孼
尚懷先勞毋遽剿絕既告城隍仍籲羣靈旁趨下遠
飽薌飫腥銷氛扇和邑郛淸寧寔于厚望有神其聽

贈執義金時習東峰祠宇賜祭文 己卯

虞仲巋飾遯處荊闥伯夷餓死耻臣西隣先聖序列

首之逸民或稱中清或與得仁孰繼高風　端廟有
臣心惟避粟迹類文身百世仰止巍若峩岷寔天生
材星嶽降神楊晏之玅國器儒珍　聖祖咨嗟恩奬
諄諄勗爾成德期爾經綸屬時禪遜邦命維新羣龍
滿朝接翼奮鱗廢然自放絕意昌辰形同蟬蛻裂冕
毀紳身若雲游窮厓絕垠豈縛禪寂名假心眞穢而
愈皭堅則不磷誦騷山中投詩水瀨倏啼忽笑怒罵
狂嗔孰知我悲時命之屯告先之文誼篤天親譏孟
之論驚動俗人鴻翔鳳擧網弋難馴貞逾雪栢潔比
霜旻誦義欽風縫掖莘莘祠于故址刻闢荒榛凜乎

遺像怳接光塵于舉曠典聿修宗禋念爾樹立實關彝倫旣命褒贈成朴與均又錫華扁觴俎並陳東峰巀嵲梅月千春時有遭際道有屈伸與言悼想耿如隔晨靈其顧享仿佛來臻

右尹元萬春致祭文

嶷嶷原平中與魁蓋卿承厥美善肖能胤貌慤中剛才圓行峻篤于孝弟存以謙愼于初補任治譽發軔峽郡湖州有縣其印良庖善解手無停刃有寃斯白有饑斯賑無華之治民乂益信宜爾與思謳吟艾戲歸卜厥居不用龜訊頹然屛閑此意誰認于懷厥能

强委幾鎭或爬其垢或砭其疚有言底行績庸乃振仁于畦畮穆于行陳豊民瘠已橐洗廩牣邦有嘉典錫馬用晉江湖有樂一卧累閏不眣以衰惟德之潤川觀野稼娛我斑鬢止我攸止何咎何釁有譎其材秩匪序進乍膺勤召京府是塡政禁平淸姦横服順翩然告歸去留無吝曉于不諼冀時入覲遂以訃至胡天不憖屬時災凶塗有横殣才難有歎又失耆畯詞予懸悼告之靈殯尚有精爽歆此觴酳

判書申汝哲致祭文 辛巳

忠翼勳勞侑我 烈祖賢孫嗣興克世厥武精稟金

玉氣鍾熊虎既投班筆旋綰漢組匪惟喬木允矣國器登朝數稔遂專閫寄肅我武庫驟我良駟遺風决雲冠倫超類奚試弗宜宿衛邊圉　寧考曰咨疇董我旅元臣誦言是惟心膂命殿爪士安危惟汝肆予繼志擢任彌篤印無靳予壇不停築禳律甚明何陳逾穆忝樞議密尹京奸伏間屬枯菀薄逵城闕南滇北塞不日不月屈猶推轂俾復授鉞司寇金吾淑問平讞進長夏官實掌邦政乍褫錫鞶還握戎柄卿思釋負纍有陳請予益注意置若無聽居寵心驚憂時髮種嗟不憖遺未究厥用病則饋藥喪不輟俸昌酬

其勤肅表兮慟在昔治朝則有魁蓋辛趙名漢厥穀
重晉迹卿平生嚴恪清愼鷙如鷹揚峙惟嶽鎭于城
之重國有倚仗循始訖終不隕厥望海藏積億犀珠
絕謗關墉百仞鎖鑰增壯鼉趺矗矗屹彼邊疆沸集
耆幼愛同荆襄虎弁桓桓環我門牆顒趨瑊燧位視
汾陽出入師垣餘三十載士無卧壁旗輒變彩仍世
掌兵道家攸戒豈亢厥德果無祗悔柔兆之事人所
易惑兮固知卿不待甄白長平畏謹門不引客征虜
公忠上所與憾折衝誰賴拊髀莫逮葬近 先陵悅
若陪衛肴酌有典寫此悲係詞以告哀尚歆兮祭

祈雨祭文

巖巖泰華鎭于王國以雨以雲澤我時穡積召災咎由予涼德荐饑未蘇炎旱又亟銚鎛浸衍愆溝塍盡絶禾黍日悴曷濡以植國旣蔑資神其乏食尙歆明禋沛施靡忒 右三角山

屹維北岳羣望攸先有禱斯應靈貺罔愆亢陽彌月滌滌山川麥將未秋禾望有年職予菲薄無以媚天殿屎捐瘠民曷辜焉念切焚惔誠盡吉蠲庶渥神惠一霈方千 右白岳山

惟南有嶽一邦所瞻歘雨興雲膏澤普漸惟玆甚旱

月涉時淹嘉苗始茂焚若畀炎惟日斯杲何風弗點
咎徵之感匪自黎黔歲復失稔民其盡殲莫篤冥祐
靈澍時霑 右木覓山
滔滔漢水衆流之匯陰澤潛周坎德無悔旱魃爲災
由于荒怠維夏不雨晦朔行改潤養禾稼失令何追
民將盡劉神不其餒肅我牲璧致虔如在甘雨之降
晷刻以待 右漢江
於惟四神職各有掌或噓或蒸以鼓以養胡不時行
沃此焦壤解慍無歌窨郊有象湛霆閟澤泥震斂響
言念民穡心焉戃惘陳誠籲急冀格肹蠁亟沛靈祐

肅答明享 右風雲雷雨

邦有嶽瀆順時澤物用酬功利常文是秩菑孽之興

輒煩祈禱愍茲遘旱民之大疾赤煒所熏炎風所拂

四野焦枯三農怫鬱無食無民亦神攸恤式薦精禋

佇蒙陰隲 右國內山川

粤瞻城隍壯我陪衛神應如酢隨方有濟噫予不弔

凶饉仍歲復値恒暘于何獲戾望切其雨憂深有豐

溝壑餘生逝將駢斃何神不宗曷愛牲幣引領雲霓

願霈渥惠 右城隍

韓川君李義培致祭文

困敦之難天步幾蹶兇鋒傳國甸服崩裂一片南漢
廟社旒綴重圍累旬奔問亦絕卿惟仗忠聿奮湖鉞
孤軍誓義勇夫涕雪揚旌直進次我畿臬靈武單虛
奉天飢渴喜甚聲援如晟如瑊蠟表纔傳青驍已列
爲虺爲豺恣厥呑齧豈無隣壁共此勞伐强弱旣懸
孰制隳突臣心已殫臣職當畢成敗則天死生焉恤
黃間力盡五牙中折日慘天愁三軍並沒原初赴難
一死已決曰汝賢季護我家室逝矣傑佐義無俱滅
身橫亂麻誰復識別自縢青綦以驗他日國之不幸
果符前說却騎死陳文烈與埒徒手射賊深河一律

杲卿雖亡頭有壯髮先軫如生痕猶箭血按使陳聞
遺蹟畢達移咨紀實義聲遠徹迹卿綮善展也邦揭
棒日之功名藏丹鐵製錦之績郡有銘碣征虜好禮
夙著廉潔中山愛人不屑捶撻及其制閫庚甲慮切
選徒物馬政先鍊閱竟死其事克紓令節敵愾誠深
旌忠報蔑閔許蒙獎於卿獨闕孰訾睢陽淫辭騰舌
負戟之歎今幾日月時若有待宰輔交調爰命贈貤
上公是秩有子克肖忠勇尠匹伏隆罵逆傳僉世烈
父子榮褒光生棹楔醴肴之薦表予愍怛靈如不昧
歆此芬苾

祈雨祭文 丁亥

惟皇泰媪主我公社載物資生典祥産睱愍茲彌旱又涉中夏何苗不黃有田畢赭歎劇中朝哭聞四野民其曷辜予德則寡復罄忱誠替薦觴斝亟回靈應膏澍一瀉 右社稷

於赫明神配我冡土享佑孔時德施斯普凉德不弔逢天僤怒哀我黍稷悴于炎煦累禱莫醻天不我雨間雖霡霂蘇潤奚補有洞斯酌神其不吐冀沛翻盆如沃焦釜 右國社 后土氏

嘉種有萬惟神是職時其潤養貽我黍稷胡瘨以旱

害我民穡豈予不穀神罔享德國依匪民神據匪國
國旣蔑資神其乏食肅我圭幣復訴衷臆劃注甘霖
寘貺靡忒 右國稷
樹藝利生擧自神后粒民功鉅報祀禮厚永有顧享
人安物阜咨予否德感召菑咎雲漢之詩殷憂疾首
四澤揚塵三農輟耦俾民阻飢亦神攸醜庶降明歆
一霈千畝 右后稷氏
弗類嗣位危懼靡容德慚克享化乖時雍荐饑未蘇
炎旱又逢九扈載事三魃逞凶禱祀之典靡神不宗
覗天邈邈增我懆懆稼穡卒痒粢盛曷供陟降有神

雨我田農 右宗廟北郊

百川所朝海于國東蒸雲歕雨以澤以豐胡瘴斯今

乂閟神功種播方始恒日以風纖苗盡槁赫曦愈融

潔我牲璧命之上公神其奚怒不我鑑衷佇垂靈霈

一洗蘊隆 右東方東海

紀國鎮方融峙于南通氣澤物玄功普覃閔予遘旱

旰食靡甘望切其雨憂劇如惔羣神既偏虔禱過三

神不我顧民何以堪省德數愆且懼且慚尚斳冥騭

靈雨斯湛 右南方嶽海瀆

維嶽與瀆于國中央朝儕有蔚河潤及旁予何獲戾

値茲恒暘烈澤焦原田卒枯荒耦夫輟耨啼走若狂彼民奚罪職予愆殃冀蒙靈祐復薦膋薌同雲之澤引領以望 右中央嶽瀆

領議政柳尚運 東宮致祭文 戊子

惟靈雅度丰神才通識透珪璋特達杞梓挺秀早躡亨衢遭際 聖后歷敭淸華望實俱懋靑雲自致不籍姻婭少試邊鎭迹屆符綬名惟頗牧治則恭茂貧藩攬轡績著再授布澤川流剸煩刃奏士輿文儒民力耕耨蜀州祠張河內頌寇入長三司地隆朝右進掌邦賦金穀所湊程其出入審厥穿竇屬時枯菀甘

遊昇轂彙征之會簡擢爲首久典銓平旋膺旣覆計
切彌綸誠深輔佑救時稱姚蘇儀邁富若羹鹽調如
厦樑構貴而能貧衰俗罕覯設菜盤寒旋馬宅陋把
傘清名不忝先舊邦人所式士心愈蘸咨台始學質
魯齡纫賓階師席幾見登遷啓發包蒙緊賴善誘集
英朝曦銅龍春漏講說申申或至移晝間者遜荒積
困評詬鬱想徒勤日月遷貿前秋赴召謂當更遘胡
然一疾奄至不救精返騎箕災占拆宿都人輟春
㞑情輿疚矧台深惓承誨未究微言莫討允德難就
質疑祛蔽今不可又輿懷老成遐不願壽顧瞻皐比

有隕霑袖茲遣宮官替薦觴豆靈如不昧歆我祀侑

判書吳道一致祭文 己丑

有美忠貞相我興 王賢孫夙詣入比晏楊早登文籍旋入春坊時乎遇坎久矣潛郎涒灘彙征卒先明敭淸文邃學望蔚珪璋經帷昵侍講說精詳貫穿閩洛上下虞唐若林與朴接翼交翔隆褒渙被聳聽周行蜚英鳳閣擅譽湖堂久秉銓筆身任激揚獨主淸論庶振頹綱有剛不吐如鑿於方斥補下邑詎變鐵腸頻驚寵辱復閱滄桑湖州嶺郡枳棘棲凰迹同潮柳民誦龔黃徵貳選部屬時更張重膺北轄槖洗越

襄出莅東藩歌播召棠弘中再入鬢已滄浪子瞻歸
來意猶倔强梟惡必察于篤不忘恩深賜詩戒切覆
觴歷長三司陪議廟廊荐握文柄粉薇有光五日京
尹聲績茂彰擢拜夏卿師律克臧方期展布益效贊
襄云誰抵巇構訐交章未暴戴盆終至投荒長沙遑
遠水調悲凉蠻煙瘴雨羈鬼相望環召未及屣脫何
忙追惟際遇感念存亡迹卿平生才識莫伉如奇透
悟類鄭清剛操潔氷蘗筆挾風霜桂老愈辣蘭死彌
芳英風奇氣鬱没攏藏未究厥用增于悼傷牽復官
資洗雪誣謗九原難作脩夜不賜遣官致酹邦典是

將靈如不昧歆此瓣香

判書李玄錫致祭文庚寅

惟靈卿相舊家奕世科宦齠童夙悟人比楊晏性如含璞不耀華粲文若決峽其流浩漫早登國庠旋籍文版蘭臺玉署眤侍香案諫省天曹歷颺華貫篤望澹辭爲流輩冠淑問佐敏羣公發讚間有榮悴迹甘冗散旣司喉舌亦處屛翰淫朋敗國有羣誰渙甚者呑屠薄猶詆讕卿惟退然寧怯無悍敦牂一疏果觸抨彈有評以傾亏直其謾不喜黨論申加褒賛進擢孤卿實出亏簡藩節屢辭邑符仍綰入尹京兆刑部

繼判曰有奔奏胡被疾患術無長桑治費百灌噫卿
恬素不慕榮觀泊如權要行不厓岸味我三休唾彼
十鑽簾几凝塵里巷竊歎獨嗜古書端居潛翫疏論
王道曰演繫彖寔資講討亍不厭看皇朝無述諸史
氄亂有志刪定草藁累換下泉之思託此靑汗期卿
十年勉卒編纂書輟人亡歲又涒灘俯仰今昔增亍
傷惋醴羞之薦邦例是按靈其不昧庶歆香辦

領議政南九萬致祭文 辛卯

古稱輔相莫難忠鯁在宋惟光於唐則璟如卿樹立
曠世可並 孝廟作人明颺接影卿爲鳳鳴瑞于宮

省巖然嶽峙温其玉映雄詞博學沛有餘境惟其有
之進塗無梗銓筆漱揚經帷講訂勤勤奏牘諤諤論
諍衮闕官邪視爲繩纖旣果以達亦可從政西原布
惠鼓舞疲病北藩宣化謳謠閭井荆碑滂沛蜀祠頌
詠始予藐眛寘之閑屛遷于瘴海坐觸奸佞彙征之
會首膺召命文衡兵柄或綸或經豈無羣彦賢莫我
競進位丞弼士民相慶風規峻潔政術詳整用舍惟
公表率以正事有棼錯人或聽瑩恢然游刃必中肯
綮犯顏之言欲杜恩倖過加嚴譴絶塞重嶺再逐居
東擯棄奔迸放浪江湖雨笠煙艇屬時回泰復以國

聽彌綸輔贊若裘提領護安宗儲爰屈挈令光昭王
德肆殄不逞朋仇衆怒積困譏評卿思釋位累有闡
請予察苦心置若不省封章十數終謝台鼎變故層
生臺議益横旣貶旋宥匪罪伊眚勉許引年嗟用不
竟迹同居洛詩傳泛賴卓乎高風優哉晩景噫卿貞
亮寔出天性罪謗之塗鋒鏑坎穽衆所懾慄吞舌縮
頸奮身勇往辭安色定火焰金剛雪霜松勁諒節精
忠丹心炳炳君臣之際知遇亦盛正直之褒百世光
耿握手恩深賜扶禮優縱然就閑久疎欵聲尚詢黃
髮辰告必罄眉壽考終福純年永予猶念舊慟惜交

倂國無老戚憂深乙丙伻官薦醉表子愴哽靈如不
昧歆此辨洞

前府尹元聖兪致祭文 乙未

惟靈性祥而和器疏以弘詞華夙詰綺纈霞蒸制科
雖晚展驥搏鵬幕蓮乍泛郎星上應颺于諫省肅如
風稜時有枯菀迹囷尉丞淹茂之秋馹召乃膺烏臺
婁入胄筵仍登間出名邑惠洽黎烝峴山春賞碧樓
宵憑嘯詠有暇謠頌交騰宿趼還踏邊牧俄陞考工
夏官佐政兢兢商符暫綰漢璽旋徵中書夙夜恪于
寢興東京褫鞶匪曰不勝一官去來雲過淵澄尚蒙

恩貤延祖及曾欽我卿士胥爲涅朋閧甚耋市擊如秋鷹獨爾和衷不置淄澠勤勤奏牘有愆則繩篤于孝睦魯山齊稱老於文學世推舂陵潔廉之操嘗蘖啖氷恬冲之度華競可懲浮湛散局貌古髮鬙政堂家世庶振衰凌飛不盡翰泉所嗟矜趨營息念爾若無能日哦松竹澹若禪僧湖亭放懷水闊雲凝旣遠雎黃寧絓機矰考終奚憾元化是乘遽失耆俊傷悼彌增伻官薦酹邦典有恒不眛者存尚其歆承

花山定齋朴公書院移安祭文 壬辰

噫嘻已已天降疢威有赫太陽蝃蝀翳輝煌煌翟茀

曰我母儀鱴我昭德爲黨爲緇坤維之重一日顛隮
萬口喑嗚不拯其隮公時處散憤痛涕洟偕我同人
矢我血辭義炳扶倫忠切格非國之方蹶天不聽早
訇霆震薄烈焰燒肌曾不舌沮曾不色悲陽陽就瞑
唉荼如飴國人寃號天胡忍爲哀哀哲人逢此百罹
噫公節義惟學之推苟不素養夫焉取斯服訓名父
講誦姚姒弱冠明揚銓席經帷西京之文刮去藻繪
洛閩之言究極精微通才偉識冠絕等夷時則有道
行方言危自治治人我爲繩規以糾官邪以弼君違
權貴之門泉夫脂韋不吐而茹有目雎雎神羊在庭

百獸躨跜正色山立玉壺朱絲縱能挫揠毋敢指疵
剛以决彔盖取包羲直哉如矢聞諸仲尼致命之義
身固任之及當變故所立卓而昻鑊在前如赴渴飢
不有君子柰此民彜明明我　王敦復如期懋忠悼
枉荐有恩施廼命䭾爵廼許建祠獘邑之陋昔公所
治旼懷舊惠士誦遺詩於焉揭妥日月其幾土淤棟
橈神所不依思樂花岑新宫有暈血牲諏日奉版以
移景行高山百世之思洋洋大名有此淸伊衿紳益
虔蘭鞠孔時英靈髣髴龍駟雲斿尙其歆祐毋我斁
遺

羅州滄溪林公書院奉安祭文

士不大行厥惟求志致君希聖爲一生事於惟先生允蹈斯義南金鍾美異質天畀閎厚淵深淸明溫粹純行率心劬書劇嗜雄詞博識峽決霞蔚大鳴京華年則童稺耻名一能已見大意泝沿閩洛達于洙泗若李與朴先達之懿我則蒙求師席欲避魁庠擢第如拾芥易人咸聳聽歆然自視心非溫飽迹遠聲利涒灘明颺拔茅以彙儀鳳游麟鬱爲國瑞啓沃 聖心激揚淸議侍講淳夫論治賈誼經濟才通皇王學邃餘事文章粉繪不啻朝方急賢寵以祿位翩然初

服事我良貴世趨如怯道腴自味江湖一卧素履無累冥鴻遠擧網羅何畏屬時回泰徵召勤摯勉就閑司亦云有爲庻調廷論蕇裨邦治伯淳無祿君實病瘁云亡之痛朝野涕淚聖訓聞達郎分誠僞博辯高論驚愚騁智世衆所賢而德之棄補葺箋疏出入經綸羽翼可耳於道則未孰如先生深造實地操捨危微俯仰無愧天人道器巨細不遺精思默悟隨得輒記紫陽之書廣大悉備受用平生取諸腹笥濂翁之德不自標置寄慕千秋意蓋竊比擇日登假膏車策駟千里雖遥或敢不至縱云遺恨未克博施正學完

名當世無二杖屨之所行者累歎矧茲枌鄉琴書所
寄草木江山風流霑被惟我衿紳久承辟咡曷不尸
祝羮牆是慰遠近同聲敢恤功費面陽之阜新宮有
巋神必顧依密邇先隧涓吉妥靈侑以牲饎俎豆周
旋絃誦講肄庶奉遺矩終始罔墜瀠流渼碧月山聳
翠冲襟高躅像想彷彿感通無間屈伸一氣尚其歆
祐永垂庥庇

祭外王母貞敬夫人尹氏文 甲戌

嗚呼性之賦於人有通嗇氣之鍾於人有豐約得性
之正者必有其德得氣之多者必有其祿而談者或

曰德嗇於女而通於男祿豐於古而約於今今有非
男而通在今而豐者則其說遂窮嗚呼王母貌莊而
心温弘中而方外毅而能祥恒而無滯御衆則如山
鎭物而物莫敢動容人則如谷受水而水無不會惜
無以用之邦國而止行於閨闥之内也茲豈非得性
之正者歟論世則奕媲德則賢九命榮封未始不貴
七十康寧豈曰無年有兒翩翩旣裳而弁有女娟娟
或後而先莫不輸誠而致孝仰德而祈憐茲豈非得
氣之多者歟光乎邦家慶于族親雍容顯融永有令
聞生而爲世所美歿而爲人所遵由是觀之非男而

通在今而豈得如王母蓋舉一世而無幾矣其來也順其去也時委心從化而又奚悲惟余小子忝列諸孫與有得乎是性之餘是氣之分而恩勤之至撫愛之仁則抑有倍蓰諸兄弟而沒世不可諼者矣其於存沒幽明之際又安得不號呼而涕泗掩抑而酸辛也哉陳以酒肴薦以苾芬爲長語而告訣者是亦有愧於至哀之無文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登第時告陽谷墓文 乙亥

昔會公封維巳之秋令其詎幾草宿斯丘臨穴餘悲續涕于贖代謝之感云何可窮凡有戚欣輒增追愴

矧玆科甲族婣攸慶各余蒙淺百爾後人公惟奬飭
孔惠且仁寔志三樂匪曰舅甥噫弗我延覲厥有成
追生知死嘉悅惟均九原茫茫疇百其身重念疎頑
涉坎方始不有津筏誰能濟此恬風貞德夙所心敬
庻範遺則瞖彼華兢兆域甚安崇碣斯鐫新宮有奕
薦吉方涓容奕縱閟聲徽可挹衷悰類輿秖益悽邑
菲肴薄醴匪物伊心通感有理儻垂精歆

祭舅母林川趙氏文

惟我外氏貴久而貧賢舅簡疎不省錙勻何以朝夕
曰惟淑人毋或告乏稻腹絲身治臬有暇韻雅夙美

詩禮之義不煩師氏史牒之繁流諸頰齒惜牽陋俗
蘊莫之理仁于僕侍畏于戚近鍾郝之際致意惟謹
恩慈有敗厲嗃匪吝凡我穉幼悉服行訓幹治之給
識悟之奇宗姻所協子姓所儀重又顯榮不恨凝之
將是永年百祿具宜成毀理遽勤劬生脆臂巫扶殫
末疾淹歲含珠詎幾輤車將逝盆有悲吟栢無乾涕
曾余蒙孺寔忝眷遇存沒之感絓結腸腑一勺潢潦
衷悰攸注靈如有存尚其勿吐

祭戚大父尹僉正坪文 戊寅

鬼神之情其誰見之乃稱福善厚誣人爲杞梓百尋

宮廟之資而不任用委絕中𨔵衆僞以生靑黃其皮
公惟質行悉以肝脾殷殷友睦婣姓所儀亦㒰于吏
民有歌思公之洽聞夫孰與夷墳籍之博貫通不疑
疇司帝章粉黻是施獨爾呻佔以鳴衰疲惟材之美
小大具宜卒於無位天道已而余忝彌甥夙蒙恩慈
不我童昏我訓我私以我文章古人並馳匪敢自信
則公深知須公大耋壽以歌詩乃陳哀誄吁其可悲
有往莫留其還幾時設具祖公公其鑑玆

祭蓮川公墓文

四聖作易義止時中程賢訓仁莫近爲公寥然後古

孰斯講通於惟我祖爰始克終行以大勇濟以純忠彼何人斯多蔽不衷智梏沾沾心係憧憧朋姍泉涓叢我一躬不懾不撓寸屈尺伸鋒矢戩然石膽奚磷涉險履動乃有經綸緊誰不賴父子君臣道協經權功洽生民匪敢私誣實聽國人小兒多言餘咻或競顧我何損多見自病蒙蒙小子夙奉遺訓惟孝惟忠期盡力分人之否臧不敢喜慍氣駁材腐恐墜先聞屬有王程道茲封域式瞻桑梓增言欽惕恭脩薄具㬎此心臆猶有陟降尚其昭假

祭朴兄喬伯文

嗚呼昔我夫子之教人也則必謹於內外名實之辨故其言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又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是聞也非達也其所以分析精粗啓詔後人者若是其謹嚴明切苟志於道者得斯言而自導焉則其易見而可遵也若大路然嗚呼今之爲學一何異於此也纖言徐趨刻禮彊行而不能本之以忠信者命之曰長僞謪聖自文居名冒位而不能擇之以中心者命之曰湜奸甚至傳古義以脅人飾危辯以迷衆恣一己之喜怒而溺斯世於塗炭者有之此皆崇名去實遺

內務外之過也余嘗深病乎此而思有以反之潛誦孔氏之訓而默求天下之士蓋有年所久乃得吾兄而友之自以千歲而一遇謂可與相觀以善相輔以仁非出而爲王道卽處而爲天德也嗚呼天不欲善吾黨耶其何奪吾兄遽也吾非敢阿言苟譽過相擬議者亦自有心悅而不敢忘者始兄居驪水之上我在京師聞因他兄弟雖聞其謹勅自喜然固未相深知也歲甲戌兄來京師與我共治擧子業觀其博涉經史文章爾雅卽老於佔畢者亦將歛手而退我於是始知吾兄之有文也間與論人物臧否講及經世

事論說偉然核而能通類非獵人騰舌而爲者余於是始知吾兄之有高識也然亦無厓岸激絕之行以自表見於人故余雖心異而亦未及知其深也既又與余同決制科觀其處名譽喜而不盈臨事有守不和於俗余於是始知吾兄行已之有方也既而舅氏疾病彌留觀其左右承將勤而無怠藥食奉養忠而有節及其居喪慼哀毀瘠之容發於至性而無苟難之行余於是始知吾兄之篤於孝也既而兄奉几筵客寓江都嘗以書勉我彊學書凡累百言所以論爲學之本末立已之模楷斤斤有度而多自得之旨余

益悚然起敬忻然如有得乃知吾兄操術之有造而自幸就正之有所也嗚呼凡人之有才而蘄知於人也毋論學問經綸之大即博奕技術之微苟有尺寸長人者望望然惟恐人之或不知羸糧策馬畢精盡知所以求售於世者百方故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蓋言其難也今兄才行可知之實如彼其富有而我與兄以年則肩隨也以屬則中表之親也以居則僅數息而近也以我求友之勤而首尾十年莫能知其深淺乃於合席深言之久徵察而熟覽始得其一二若他人泥觀者則將並與其一二而不知矣

此其平居所願欲不在乎聲聞而能審乎內外名實之辨者居可見矣此非所謂爲已者乎非所謂求諸己者乎非所謂志於達者乎吾以是知吾兄之可與觀善輔仁而可與爲天德王道之學也嗚呼以我獲習於吾兄不過數年之頃吾兄言行之美每見輒有新知使兄而長年者吾兄可知之實當亦見其日進不已而我所以知兄者必不止此終焉也天乃卒然椓割不爲之一日延則是爲孔氏之學者殆無所勸而長僞逞奸者肆行而如有所恃矣此其所關輕重爲何如而論者乃以滅性死孝目爲一行之士則淺

矣嗚呼道之不勝時久矣天之不佑人多矣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自古而有之吾雖恨於鬼神亦復奈何哉獨我私痛者以我凡鄙辱吾兄深知見愛特厚前春一書實爲臨沒之筆而寄意勤至推引過重忽不自料其不敏竊庶幾策勵馳驟偕進而蒙成焉何期一日舍我而長逝未卒規益之言而先抱存亡之慟也嗚呼已矣世無知我者矣吾益無意當世矣兄若有知亦必悲我之志矣然使我賴天之靈毋貳其志毋廢其業卒有聞於萬一得不爲小人之歸焉則吾兄教督之意不至歸虛矣猶有鬼神敢不勉焉嗚呼

痛矣嗚呼哀哉

祭李休文景佐墓文

嗚呼自子去我而逝也今幾日月燧火已三易矣墓草已再宿矣凡與子游居而驩燕者日遠日疏而邈然若隔世事矣然猶每一念至忽不悟其已沒聲光言笑猶若髣髴乎耳目之間如在數百里遠行其歸有時庶幾不日而相見也此豈特悼念之不置亦其英特秀異之氣素所入人者深耳夫以英特秀異之如是而忽焉㬥折於方長之年此豈命之常天之定也哉命固有易常者乎天固有欺人者乎命與天吾

不敢不信焉則抑將何所歸咎耶此殆余薄祚淺德有不足以保子而然耶顧余生無兄弟年且三十尚不成子姓所以娛侍父母而相賴以生者獨姊妹在耳吾妹性又淑惠父母之所甚愛又得君以爲配則固父母之所深悅宗黨之所交賀而顧余私心所獨喜以吾單孑而得有他姓之弟耳君又雋邁不羣泥愛能斷而以吾有一日之長輒若屈首求益之爲者余旣幸吾妹之得所歸而顧亦深有意於子也得以暇日相導以書史之業相摩以藏修之道日以精進與有相長則毋論目下依止之重卽所以相期期於異

日者又何如也已矣已矣嗚呼痛矣吾不敢復相天下之士矣吾益無意於家室之樂矣雖於吾妹之窮天銜恤亦有不暇悲者乃悲吾子有材而無祿亦不暇悲吾子吾且自悲其身之不足矣已矣已矣嗚呼痛矣命之易常矣天之欺我矣吾獨且奈何哉君之諸兄旣卜東岡之兆而安君之體魄矣吾且與子之諸兄謀所以志君始終納之壙側伐石以表君之墓此於君何補顧將以盡生者之心耳嗚呼荒原斷壠四顧閴絕我來叫君君胡不起爲具操文遶墳長號子豈必知生者自悲嗚呼痛哉尙饗

祭仲舅文 壬午

世衆所賢剛矯慧辯利名則可於道爲舛恬和簡素豈樂祥善公世厥德休風罔殄以孝以友率心匪勔亦攻于文聲實並闡時乎不利久矣連蹇鴻鸞之翮遇風必展龍頭擢名克趾先趼伯仲聯籍事曠科選娛我壽母燕喜孔衍間入臺垣糾贓刺軟銓筆經帷官華地顯兄乎弟乎奕舃簪冕儷美齊珍周彝商璉出宰海邑如惢莅單衙無血榜里絶嗥犬自郡而藩如炙轂轀承宣諫議亦云歷踐俗痼淫朋羣吹梟譎闒甚晝市孳如秋獮公獨和衷不衺不褊託好麴生

放懷酣酒磈礧之胸壹是澆遣規以攝生公笑不辨
外能善羣心許則鮮見人纖佼靑黃瑚簒往往觸發
噎若瘋癬匪伊舅甥不余鄙淺室堂之燕從容嬋孌
春軒蟻觴夜榻螢卷追攀趺蕩不置淄澠曩公西行
言以贈勉曰嘉謦辭吾服子撰我適北門重關疊巘
聬言親懿音塵渺緬遙投長句慰我飄轉昨年春季
始聚京輦公已示憊體羸喉喘病日肓髓術無和扁
仁壽善慶乖哉先典諸舅蟬聯並爲邦雋如杞梓林
鬱彼岱畎風摧霜隕日有凋翦獨餘京尹相對涕泫
遇境成悲思緒抽繭公去無還一杯永餞薦誄陳哀

心腑如剸

祭西溪朴先生文

維歲次癸未十月二十五日丁酉西溪朴先生將就永宅前一日丙申門下士完山崔昌大操隻雉單杯以祭之爲楚騷之語以侑之其辭曰泉謹謹而日競兮蒙並進以貪求徇祿利爲性命兮恒不得之是憂自昔以皆然兮又況頹世之末流嗟夫子之耿特兮在古人猶寡仇超遙舉以一往兮自疏俗而叔郵既苟合之匪志兮世與道其不相謀彼誦聖而居位兮斯惑方而泉傾或相招以利兮又相激以名陰陽而

曲直兮吞吐而辱榮杲黑以爲白兮撓濁以爲清我不能聲兮而得其情固羣雌之從雄兮又何怪導諛而將迎競朋淫而謞謞兮流滔滔而不知返叛合離而相詭兮寢崩析而回遁哀邦家之將蹶兮胡奪攘之愈很溷穢之不美兮飫以爲膏豢宮焚而棟橈兮羣見笑而晏晏鷙鳥之厲擊兮余猶惡其不祥鴟鳶之攫拏兮余焉能接翼而齊翔建中之匪余力兮惟吾自盡夫行藏余旣考志于書策兮執貞德又奚疑太易之淵微兮貴見幾而勿遲仲尼之謨言兮曰蹈刃爲庶幾惟達人善道而遂志兮又何訊夫靈龜古

人或有行之兮亮余心之所慕務光之抗憤兮終身
匿于岑阻接輿之陽狂兮行歌而不顧固並介之異
鄉兮夫孰止余之退步睠東丘之有菀兮疏一園以
自殭山磷磷而爲堵兮水瀏瀏而爲梁石離列而環
除兮林蓊翳而蔭堂秉端直余爲服兮羞潔淸余爲
粻貫藝文以爲佩兮昭雅詩以爲章紛吾旣有衆美
兮曾何屑夫軒裳孤卿之適遇兮奚素履之足光彼
饕餮食之嚌厭兮夫豈奪我之芬芳嗟爾車之不戒兮
道九折之嶇嶔哀今之君子兮匪桎梏則棘林冐倖
而行迷兮固名敗而志淫人之方陷于塗滓兮爵玉

雪而愈清彼湯火之孔疚兮獨風御之清泠黃鵠之飛一舉而無隣兮悄忽荒其焉程夫惟直辭以矯世兮固愚者之所駭繩墨之旣陳兮曲木其焉賴離婁之眇觀兮宜衆瞽之眛眛懟朔而色南兮亦黨人之態也覽余度其不過兮寧皐謗之足悔也嗤余以爲狂兮斥余以爲詩知我者爲能罪我兮亦匪余之所偕嗟夫子之烈烈兮謇身窒而心通服精白以定命兮與天地而長終委心以從化兮魂魄善而從容惟君子能卒業兮後之人又奚惘斯文之不可滅兮光炳炳於無窮後百世必有典兮穆餘響其清風重曰

騰雲螭兮驂鳳凰涉清都兮拜玉皇排閶闔兮歷瑶堂紛劒佩兮璆琳琅逢王子兮宿我觴我兮瓊華之漿肅羣星兮娛我前執法兮後文昌天樂嘈嘈兮並奏九韶倡兮咸池張聞不死兮至道御太素兮餐正陽浮汜濫兮欻迅征精皎皎兮未央乘回風兮出東維忽臨睨夫扶桑顧鄉國兮心悲懷何衆庶兮如蜩螗小子兮多言紛嘵嘵兮余否臧余不顰兮亦不笑邈余樂兮無方超氛埃兮辟清凉一去一來兮神揚揚永歷年兮樂康誰能從我兮無何有之鄉

祭庶從祖姑崔氏文 乙酉

嗚呼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又謂人無有不善推是說也夫人而中矣夫人而善矣然而竊觀於人人殆有不然者使有得之天性者不遠乎所謂中且善者則其於君子之道思過半矣此惟在古昔亦罕況於叔世乎在丈夫猶難況於婦人乎以余觀於夫人其所謂不遠者歟其所謂思過半者歟其氣和而肅其貌莊而恭内剛而能祥外恒而無窒平生無忮克之念忿厲之色徵察於言動事爲之間其不合於中正之度葢寡嗚呼孰謂閨闈簪珥之中乃有此純美之資耶夫人即我曾王考文忠公之庶女也家

大人嘗歎曰欲知文忠公者當驗於先考及庚姑夫使一家至親深伏其善推而斷其父母之賢非有見信於平生者能之乎於是可見夫人之一端矣惜其局於房闥未有以充其性之所得也或者以福澤之未完子姓之多喪爲夫人恨吾獨恨其不得爲丈夫以從事於君子之道而盡其所得乎天者耳雖然旣享耆耋之年而全而歸之其視擾拏饕餮喪失其天而苟冒丈夫之名者亦遠矣嗚呼往者不留窆禮已屆追平素之懿則念一本之天情又安得不長號永愴遶壙而漣洏也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母舅洪公萬迪文 戊子

惟我從母郎公淑人幼蒙知愛不我昏嚚余年舞象公已利賓裒然擧首名壓泮芹自視部婁仰公峩岷徒維拜章與同屈伸豈伊甥舅寔我朋倫予曰有友數子心親思耆及諧彥始諸君業同文藻臭不蕕薰郭南之會呼我出闉池荷馥郁街柳氤氳朝言盡酉夜酌及晨或枕之股或脫其巾相對驩然弗怒弗嗔吾於此間得公之眞性如含璞氣若飲醇口絕雌黃眉不愁顰淸談雅謔間以佔呻揮觴一笑四座如春歸覲其家兒女衣鶉我自不寠滿腹經墳藜羮糲飯

足了朝聽人亦有言巧於居貧惟孝惟友質而匪文
烏雛爛服以娛以訢燕及親懿咸歸睦婣一室之內
雍雍誾誾詩律之妙得自庭聞機圓韻叶思湧如雲
流丸脫手穠華吐芬尤長沈體屢空驤羣時乎不利
久矣蹇迍既號揚庭胡褫鞶紳周刑糾慝崑玉俱焚
祿養奚陋公職惟勤無華之治歌詠湖民縱然泥蟠
終不凡鱗再擢黃甲榮問益振禹筵日侍講說周詩
憲府持綱亦云王臣人之吁吸或病恫恫豈無涇渭
務劇甘辛春坊玉署禁省相隣追攀夙暮步屧斯頻
趺宕酣詠文采彬彬周彝商璉爲國光珍登瀛諸彥

皆我後塵銓部中書咫尺通津云胡一疾伏枕連旬醫巫技殫大限仍臻華國之文不試演綸宜家之行僅壽中身云亡之恨朝市惟均高堂暮景痛徹穹旻伯今長號霜鬚涕紛哀哀孀穉擊心殷殷天胡忍此鬼伯不仁紫閣春回花物方新流觴舊遊撫迹成陳祖道將戒奄届靈辰一杯告訣哀誄以申感通者誠不昧者神尚有彷彿歆我精禋

祭季舅文 庚寅

喆后撫運培育精英豈無異人應我昌明公爲鳳麟瑞于 王庭弗搏弗䖑仁容德聲雍雍省闥采蕎和

巒嶷嶷廟廊巨嶽崇山遠則有望近而可觀壹我公
忠有孚如丹上天何心惟簡在人日月遷擢匪榮厥
身有謀必聽有匡則信恩言奬詞藏在史臣汝哺邊
氓療瘠是蘇汝莅海藩汝鎮陪都汝掌邦賦汝贊勻
樞于心所協孰間以渝欽我卿士胥爲涇朋汝惟和
衷誰昵誰憎再授銓衡俾程器能遏其橫流恃爲丘
陵奉寧之會虞深復隍惟汝郵我安不忘亡關墉仡
仡障堡相望曾是苦心覆用謗傷兵戎之重金穀之
支迭命更畀左右具宜體國之誠于已深知于不捨
爾將大任之有病斯問誰以訃至噫其致損職由勤

瘁輿言悼惜我涕橫墜其恤厥喪棺槨賻禭公亡何恨　聖主知吾君臣之盛邈矣無徒純忠諒節遠猷深謨百世在下良史敢誣惟是邦國天之方蹶若臨大壑濤波無際奪其維楫其何能濟不遑私慟奈何斯世良臣之亡小人之福棟宇將焚羣兒笑樂有危孰扶有急誰屬幽幽九原公不瞑目君子道長必以彙征睠焉吾黨僅若晨星仰公餘光大角長庚忽焉傾沒誰與同明國士之遇匪伊舅甥牖昏矯偏如鑑如衡庲佐下風獲覿厥成不我少延神莫我聽念公永歸天乎茫茫我來入室顧瞻彷徨肅肅堂堂森若

在玆斯文之侑寧棄我觴

祭藥泉南先生文

維歲次辛卯五月庚寅故領議政致仕奉朝賀藥泉南先生之喪權窆于楊州注洞之先山前一日月朔己丑通家生完山崔昌大謹具薄奠走伏于所次爲文以侑之曰嗚呼仲尼有言曰吾未見剛者自上古已然况於後百世而衰季也竊嘗觀於人人其嫺飾以爲修煦孺以爲善者蓋亦有焉求其彊健貞固可任大負重百不能一二也苟非卓乎有樹確乎不動如松栢之勁如金石之堅則何以應事變之無窮臨

禍故而弗貳也其生也國與有立其沒也人誦其烈
必其稟星嶽之精英得天地之間氣也若我公歷事
三朝而終始一節於聖人所云庶幾無愧也夫其抗
危辭而糾邪慝則觸權倖勢焰如烈火之燔灼而投
身海島若就清凉之地盡忠言而抑私昵則犯 人
主疾威如雷霆之震疊而榜棘絕塞曾不色怖而心
悖屈常刑以扶國本誅不逞以昭 聖德則蒙梟口
謗傷如鋒矢之叢集而談笑以受之若不爲意惟其
素定而篤守雖賁育而莫奪所以炎瘴風沙不能毒
其身毁譽榮辱不能撓其志也至其行藏以時進退

以義以大耋之年當　聖主禮遇之隆摯而乃又翩然告老決焉長往無一物以係累亦見大勇之善養不以衰壯而或異也故自其爲侍從館閣爲國家重已比於天球弘璧巋然爲宮廟之器及乎秉勻軸而鎭巖廊垂紳搢笏正色端拱則又如崇山泰岳之屹立可仰瞻而不可狎視也毋論格王正事匡維規益之見於事爲卽其凜然之風隱然之威自有人望而畏者上下有所顧憚而世道尚可扶持奸小不敢顯行而朝綱賴以不墜也惟此乃爲公之盛歷千億而可記若操行之端潔政事之綜密文章之贍冏特其

小節與餘事也噫其前後本末之如此宜乎立朝五十年餘德業日新名實純粹百僚視爲型模萬民仰其庥芘夫旣身都將相寵祿無前而人猶咨嗟慕望恨其不久於位眉壽考終五福俱完而人咸痛悼追思惜其未究厥施斯固愛憎戚疎之所同然抑可見不泯之公議也嗚呼朝廷有大事則孰爲之究論其利病後學有疑難則孰爲之講說其極致正論絶而淫朋日競直道喪而貪佞益肆疆場有急而誰克耆定袞職有闕而誰與風刺天乎不憖遺一老爲一人屛昔人所悲而乃今日之謂也嗚呼太史書其忠勞

士民懷其德懿詞臣有誄秦常有諡身名兩全哀榮
大備雖平生之所親愛亦可以無憾而自慰猶復陳
辭瀝酒儀堂筵而涕淚蓋下爲士林慟樑木之傾壞
上爲　明王哀邦國之殄瘁也嗚呼哀哉尚饗

昆侖集卷之十五

昆侖集卷之十六目錄

祭文

祭宗姪守哲文　祭沈思仲文
祭李判書墍文　祭金生顯昌文
祭海昌尉吳公文　祭際伯昌會文
祭宋子和文　祭尹紉麟文
祭趙相國相愚文　祭李聖諧明弼文
祭從大母李氏文　祭龜川李公文
祭林彝好文　祭從姪守範文
祭高生翼漢文

哀辭

朱定叔哀辭　愼子貞無咎哀辭
李太醫郁哀辭　李子深哀辭
沈生鈺哀辭

昆侖集卷之十六

祭文

祭宗姪守哲文

維歲次甲午八月庚午朔初四日實爲宗姪伯幾再期之辰喪筭已畢几筵當撤前一日壬申其從叔心制人謹具薄奠爲文而告哀曰嗚呼吾少堂兄七歲吾旣無兄弟而又與之同居相長少而學習書史稍壯而治筆研攻文詞未嘗不從而後焉則其視堂兄蓋無異於同氣伯仲也無祿堂兄早世君以藐然一孤兒生甫四歲耳伶俜危苦夫豈望於成長以天之

惠祖考之靈亦旣齔而童亦旣冠娶妻則儼然一丈夫矣竊喜吾兄之有後而惟我四世烝嘗君實尸之又幸我宗祀之有託也然君幼而失業學殖未富余旣爲之愍然重念以吾兄秀美中道夭閼天其或者啓其嗣人遂以君歸我授之書史過時之學宜其有扞格之患而誦讀未幾卷文義沛然間作詩詞風格雋異吾於是知君之才之高也嘗與燕語語及堂兄遺事語未半君輒出涕嗚咽旁人至於動容吾於是知君之性之純也平居默察其所存其志節忼慨意氣桀然其視庸衆齷齪者營營於勢利得喪殆若乞

乎傭奴然環顧一世無一事一物當其意者顧深於
忠邪臧否之際論人賢不肖事得失必痛辨而極言
之面氣墳赤往往發憤罵不止其志意之亢情性之
正類非衰世末運之人物也旣而家大人遯不安於
朝譴謫棲屑無一日之寧君輒從余同侍於鄉園寂
寞之中游居寢食必於我行止出入必於我草坪之
溪山卭城之雲海紫霞之林居漢皐之川觀舟車杖
屨之所之浮汎眺望之所向君未嘗不在其間攄梧
而微吟臨觴而縱詠君未嘗不繼其後其爲詩日造
於玅境殆若老手成家者嘗謂國朝之詩上下三百

年惟朴仲説一人可爲寒山片石平居諷誦深慕而力傚之郎其體裁之矯健調韻之奇逸殆乎得其神髓者余特齒長而業先耳其才則固越雞之於鵠卵也其始之擬議則猥自居以步亦步趨亦趨也俄然從化之捷則萌甲之得雨而蟄虫之應雷也及其自得之深則蓋所謂靑於藍而寒於水者矣吾黨二三子鼓吹風雅高步藝苑者不過益之載大諸君已君能後出而先至居然昂足於壇坫之上使爲之不已加以歲年之力則攬轡直上擇日登假特在跬步間耳若其少試場屋發解如拾芥有不足言也吾嘗謂

立身持家不必在高官好爵或以藝術或以風義有
自表見爲人所稱述則斯其爲立身持家也大矣吾
以君才旣邁絶而貌豐氣揚又非窮賤之法固不久
於衣褐者就不一日決科登身顯榮亦當有聞於世
决不貿貿而生沒沒而終焉者余旣量褊性拙不諧
於時用久無意斯世東皐數畒之築吾將老焉一丘
一壑吾所自有而觚墨之事嗜好不衰方將與子評
品香山之水石追逐頼上之雲月有倡斯和百篇在
手風流賞心之樂得之家庭之間不惟娛適於一時
抑當焜耀於百年則此奚特謝氏山陰之綦阮家竹

林之醉也其託重於家門相期於晚暮者顧復何如而卒然一日而失之闡揚承嗣之業吾無與望居閑佚老之趣吾無與歸天祝予矣謂之何哉君生命險釁年未三十凡五持齊斬之服而形體壯實素强無病壬辰夏季有事于先廟一家羣會于君所君忽手指頑麻氣顫而語硬令人按摩投以熱燥良久而復咸謂一時暑濕之病不置憂念屬纊之日晨起如厠忽氣窒不語聞卽往視之已無可爲必其臟腑受病已深待時而暴絕也嗚呼痛哉時余侍病慈堂晝夜憂遑未暇外事其始也旣未能先期診問勸服藥物

其旣危也又未能及時馳省救以良方其旣沒也含
斂殯肂之節不能相守而助事旣而吾獲罪神明竟
至于大故君之入地亦未伸臨穴一哭視予猶父吾
不得視猶子豈特此數者而已幽明之間恨負多矣
君之沒奄已再易穀燧而每一過門巷之外猶若君
之尚在恍疑其散步高吟於階庭軒檻之間入門而
視之但見新樓畫閉竹樹蔭映求君之英風奇氣歷
落軒昻者而不可得其髣髴則怛焉興思心折骨驚
不知涕之橫落也君所爲詩律不滿數百篇寂寥如
此此何足以列文苑大家之林酬平生千古之志而

長吉敦夫之作垂諸竹素至今照人耳目文章之傳不傳固不係篇什之少多君有四男子其大者始及就傳之年待其稍長將與之纂次鈔定俾入剞劂否則亦當以若干篇采入世稿中此可以少慰長逝者魂魄耶嗟乎伯幾其有聞乎其無聞乎伯幾之喪吾豈可無單杯之薦一言之侑而哀迷荒隕久不能文今君之祥期已屆朝晡之奠將遂寢止一慟長訣自此而無可憑矣含哀忍涕粗叙一二以告之嗟乎伯幾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思仲文

維歲次甲午十月十二日庚辰實爲沈公思仲初期之辰戚弟完山崔昌大新免於喪以其後三日癸未因月半之朝謹設薄奠爲文而告之曰自我託交垂三十年童而洄狎相視白顚備觀吾兄外内始終介而善羣文而能忠聲華之盛士榮一面粥若無能如女在閨其與人接穆如陽春天然笑語一發心眞惟其有之有朋市趨英彥之價視我羸虗不鄙玉余謂是連城惜君三刖愧先明堂閱人旣多莫與子賢每一晤言如對古人文能鳴國闕於王司賓可範俗局於郡治兩兒秀出相繼短折又不壽長以行旅歿宜

顯以祿稼割如仇誰爲此者天不可諶身沉下僚萬口誦名天豈謂是可慰死生昔我先慈鑑識尠比一見稱兄眞士君子期之晩暮以相先後旣喪吾母又失吾友昔人所哀每談流泣入吾熒熒出無與適我來故宅舊我燕遊顧瞻庭宇竹樹其蕪無囊每規兄壹醉腐腸今而薦酹冀歆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判書墍文

維歲次乙未首春實爲文泉李尚書再期之月乃於十四日辛亥完山崔昌大謹具隻雞單杯之奠告于筵几之下曰嗚呼在古貞良罹枉者衆宋有同文明

有闒訟嘻公之寃視古爲甚然於公議未足爲憾投

釁構讒朋奸以逞彼則大愚而我奚病偷快一時僇

辱萬世公姍泉指爲蜮爲虺獨取好名以餉君子如

火燒金適彰其美廉操古心直道以行浩然而返遨

遊帝庭文昌在前執法在後顧笑濁世嗟恨何有北

風之亂我獨心惻詞以告哀俾神聽直嗚呼哀哉尙

饗

祭金生顯昌文

維歲次乙未四月完山崔昌大謹齎錢百文屬之金

生世重俾於北還之日市酒與肴奠告于金上舍明

甫之靈筵曰嗚呼歲庚辰余爲北道兵馬評事客留鏡城數月北地人士從余學者蓋數十人明甫時年二十餘容貌不踰人遂遂然口若不能於言者及與之講說經史文義日進設疑發難動中肯綮以其誦數之暇進之以風雅之道命韻賦詩羣與和之往往出語新警傾其坐人類非鄉鄙小兒所能爲間與之泝論詩騷之源委注別鄭雅之醇疵言下省悟殆乎所謂躍如也以至筆法之微鈎擻之勢速肖於能者每見有異焉夫以過時之學爲日不滿百而變化長進之捷則蟄虫之於雷也萌甲之於陽春也余旣忻

然如有得朝暮曉告不倦及余將承召也步韻以和

余曰鳳下九千仞飛鳴枳棘林聲傳青海遠夢繞紫

霞深紫霞指余家鄉棲寓也天樂方韶舞宮梧易綠

陰嚶嚶幽谷鳥願託赤霄心余見其藻思之工麗篇

法之圓妙悳然以驚益有望於精詣也余旣還朝明

甫索居孤陋無與考業而就其所得已能拔出於鄉

里稍習程式文字數歲中發解者再乙酉春遂登司

馬榜即其所居明川地設邑來所始有云吾與明甫

相去二千里而遠音墨闊絕卒歲年乃得數字書雖

欲更相從游而焉可得也惟是益讀書帙益習文詞

隨分用力盡其所至而止吾之所期於明甫者在是明甫之所自致力者亦在是孰謂一日卒然夭閼於中道而不少延也嗚呼天之生材固不間於遐邇貴賤而旣生儁異之才於絶塞荒裔之外又從而椓喪之剿折之不使有成就者抑何理耶吾嘗得咸輿朱定叔奇其才愛其爲人定叔年三十一而卒吾爲作哀詞以悼之今明甫才可伯仲於定叔而得年又三十七而止嗚呼使夫人之才生乎豐鎬之地金張之世其名譽之廣必能有聲一代而福澤年壽亦不至若是之寒薄短促也耶邵子有言曰如一枝名花生

出朽壤沮泥之上定非久長之物抑天道之不齊固如是耶命之理微吾固不能究知惟有愛才惜逝之心每念腹悲焉耳明甫以癸巳九月沒明年春吾始聞之相望邈絶旣不可一哭其喪又無便使往來久不能一致問顧耿耿者在中適會金生大任赴擧至都下因其告歸爲文而叙哀言有盡而情不可極嗚呼明甫其有聞乎其無聞乎嗚呼哀哉尙饗

祭海昌尉吳公文

維歲次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海昌尉吳公之柩將往卽幽宅完山崔昌大身在衰麻且有疾不能出以

其前八日丙子謹使子守身替薦薄具于靈筵之下
文以告之曰嗚呼士慕乎貴富志得氣怡貴富如公
人孰願之通神之行經國之猷至其果藝下上由求
阨于邦制重以禍酷百不一展如愚如默于越之器
匵于宮廟曾莫如鉛刀一割以效貴主早僊天不胤
嗣歡華幾時百憂以瘁高屋以居出冕而輿雖則顯
榮其中邑如布素之服殺不重豆書籤筆架以了昏
晝獨勤其躬施育族婣有寒有飢以我爲囷謂膺晚
祉以補初艱又不壽耉天曷勸仁顧言丁寧臨絕不
亂喪儉葬薄有識誦歎君子之終則有可觀於玆一

節益見其難中心之好匪伊婚媾情言哀哀坐輒移晷哀我有喪相我含歛卹我存我視其餐飲加麻哭柩詎償平素寓辭陳誠儻余歆顧嗚呼哀哉尚饗

祭際伯昌會文

歲戊戌五月崔君際伯客沒于麒麟驛舍旣返喪盤浦之舊里將以八月十二日葬于先塋之側其三從兄孝伯病伏東郊久不克奔哭前葬一日丁亥始具薄奠爲文告哀于靈筵曰世汙日下士棄其業於古典墳塗聽塞睫勢利之言滕口喋喋是得美官轂迅梯躐君何自苦獨爾遹洽三傳以降十九史牒洪河

浩漫沛乎博涉旁及百家出入蒐獵發爲文辭敷榮春曄登庠擢第如芥俯拾直性眞心行義自攝宜爾置之禁扃邃閤投之騶館一斥終跲如駿駒足風翔雲籥抑首柴車邅廻躞蹀閑俊擢艮吾尤宰執才而無年天又何法子從先君於我講習以一日長求益是急溝澮之涸愧無波及我旣終鮮情視旣翕忽焉奪去吾誰與立嗟子逝矣有翩旌翣一觴爲訣林號澗泣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子和文

維歲次戊戌八月十二日戊子宋公子和之柩將啓

薊郎幽友人完山崔昌大屛甃東郊不克趨哭前二日丙戌謹使子守身操雞酒之奠祭告于靈筵曰丁卯同榜年俱未冠夙誼之美視子楊晏望子儀鳳自愧鶬鷄亦旣通籍忝聯華貫銓廗經帷佐戎師泮我後子先出入交換豈無朋流情莫我間禁直之夕班趨之朝數子翩翩序若鴻鴈宮商互協爲樂孔衎子必先唱四座發讃子始接響大年爲亂駑蹄躡駿走僵且汗旣以文鳴試之事幹亦儐邊關亦典藩翰湖西之饑旿戶四散呴拊霑哺百堵晏粲進膺簡擢陪都是按田桑胥勸尺伍無竄良庖批郤投刃則岸軏

際之會莫與爲難風波之世人喜詆讕薄者姍侮甚或砰彈靖共自飭色不慠慢性固溫溫言則侃侃莫我疵瑕渾然珪瓚時則盛際才難有歎國人之望指不多筭如子器業邦之楨幹胡不耉造卒效匡贊噫尹尚書同時捐館如杞梓林擬棟宫觀一日斮擢良工悼惋我伏窮山迹如縻絆子將就堩我不哭幔感念疇曩怳如夢幻遺篇在篋手書滿案馳詞告哀薦誠一辦子則奚悲還精汙漫惜才傷往余獨涕洟嗚呼痛哉尚饗

祭尹幼麟文

歲戊戌五月故兵曹判書尹公卒于楊根村居旣而
移殯漢江寓舍八月二十日丙申完山崔昌大歷過
漢南操雞酒之奠薦哀于靈筵文以侑之曰嗚呼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或
謂其言之過情今以公之歿而愈信噫公信足以守
國忠足以匡君直足以憚伏權貴廉足以表正搢紳
此非有黽勉修飾而爲者皆出於自然之天眞以故
人咸謂　宗社有危疑則惟公可託六尺　主上有
闕失則惟公能批逆鱗端方如宋廣平之尚正淸苦
如杜祁公之能貧不惟交儕親密之謫稱也如此亦

已見重於朝廷而默孚乎士民豈無才猷之挺出與夫文學之彬彬若論不可奪之節不可易之操泉莫或與等倫其庶乎魯論所謂大受之君子周雅所謂王之藎臣世之謂公爲朋黨而不悅公者固自有涇渭與蕕薰其或徒見公冲然而靜穆然而和指以爲一時名士者斯亦淺之爲知人雖其時有否泰身以屈伸亦既進位乎列卿終必任重於樞勻聽言國勢之泮渙茫乎若臨巨壑而無津一日而天奪吾柱石之具吾見其棟橈宲摧而莫之振凡能慕公而惜公者其孰不深嗟而永嘆悼痛而悲辛况如蹇拙忝同

觴而躡後塵謬見推於犒頌期晚暮而同寅吾自今
益無意於斯世倀倀焉涉末路而誰羣然猶慟不暇
爲吾私亶爲哀生民之無祿而恨鬼神之不仁尚饗

祭趙相國相愚文

士於少壯敢言自喜及其衰倦鮮克其始公老寢疾
久矣忘世國家有事公疏先至 上心所咈時權所
諱不恤罪傷指陳懇備扶正之力犖 社之韙誦在
國人書在太史士於卑小類能束修及其顯崇恒怠
以敎公位卿相視德如初起居飮食造次必於酒歌
之燕歡笑愉愉儼乎其容端拱徐趨病不忘忠貴不

失儒苟內無養能詎然乎時泉所賢辨能才謀利功
可耳於道則不聖乎公綽趙魏於優記稱介臣有容
休休清和襟韻長厚風流今何復見國其益偷公於
先人情若昆弟逮及蒙愚見謂國士我旣弗天公又
長逝左右帝旁笑俯濁穢舞鱔嗥狐昔人所嘅生者
何心送公一涕

祭李聖誥 明弼 文

我少攻業於思仲所思仲之賢不苟惠許所與心[illegible]
惟公與我臭味之合無可不可亦有者叔鄭李諸[illegible]
心期水淡各不辛薰剛柔通介雖則不同所同者存

眞士夫風以僞飾名以機干勢皆能知耻罕見衰世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昔聞斯語親見于今秋花之馥
春鳥之嚶有酒必偕如影隨形科頭枕藉縱謔狂嗔
時於酣酒察公性眞天然温重如玉在韞窮達榮辱
不見喜慍行義之飭筆翰之美皆有過人猶爲餘事
謂公器識可置廊廟世卿之烈庶其克紹文而不第
官止一封又不老壽寢病以終又無子嗣以承遺緒
所謂福祥無一而處佑善勸仁多載聖書今驗於公
何其厚誣思仲旣没敬叔踵歸公又去我我存其幾
少壯之游猶夢怳如往往念起當夜驚呼吾久閱世

士益偷卑與懷舊好我心益悲平生之言以侑一觴
一別千古覩天茫茫

祭從大母貞敬夫人李氏文

先民有言得天者壽貴老尚齒粤自三后世降氣漓
耆艾罕有於惟大母克享遐耉人亦有年委蔭昏荒
閱及耄期神力獨康目治耳精步履甚良皤皤黃髮
穆然在堂烹粉末爾秖瀡其淳呴噓近之易奕其眞
弗戚以顰弗怒以嗔起居飮食惟天是循神之聽之
晩祉斯綿何須自生有子而賢季父爲養志物備焉
寵及家族光榮舄然大府雄藩軒駟有煒匪以文錦

羞以旨醴娛以酒燕歌頌斐亹國人稱願幸哉如是壽祿之隆擧世無匹曷以膺玆天予懿質其質維何貞順靜一易稱恒德婦人爲吉休閑優佚崇我母儀期至數盡與化俱歸喪不缺禮葬不愆時是謂正命抑又奚悲遷謝之感心焉愴如昔蒙置膝而今白鬢滔滔逝川撫運增歔一哀告訣薦誠瀆汙

祭龜川李公文 己亥

儒者恒患空談性命致用成務君子猶病才若由求乃治千乘公早志學蘊仁居敬餘事經綸究通綱領疵瘼棼如衆所聽瑩如刀騞然立解軱綮旣果而達

何有從政使居孔門四科堪並歷試民版稱耋歌詠
在所底績亦其土梗道德政事一綿一經專而不咸
惜弗樞柄歸歟民趾願我晚景高臥江湖力辭徵聘
豸冠离筵莫回素秉眏畝囂囂樂在潛靚慥慥庸行
斤斤日省斯文之望重於彝鼎賢如洛關隆禮爲盛
經曲疑變千歧萬逕絲毛氄亂沒世難竟公老專門
刳心講諮博涉箋疏沛有餘境鄉士之族喪凶吉慶
五服六儀如頭觸屛公爲洪鍾有扣斯應考論精確
條緒井井滿望而歸羣言徐定 儲位將傾望失延
頸 天威有赫國人吞哽大宮瞿瞿噌若喉鯁公旣

野處職非諫諍首抗封章義直詞勁挈起三綱感激聰聽敢惜餘生自分流迸深言不罪繫我 后聖宗祧有靈王嚚復正格王之忠靑史有炳最公生平奚暇細行出爲龔黃處則孔鄭調護之力又倚商嶺世運波頽天地蛙黽名賢又去士流無幸不我蒙愚屢辱提警兩世神交但不一姓一涕江皐風凄日暝陳詞送公薦哀酌洞

祭林彝好文

歲己亥九月林學士彝好病卒于京第其明月二十三日壬戌將䑃歸于淳昌故山完山崔昌大病伏郊

棲不得攀紼而送之前六日丙辰使其子守身祖以肴果之奠爲文而告之曰嗚呼壽夭命也賢不肖性也是二者皆原於天則宜其相偶而恒喜相乖此曷故焉天之生英俊之民也其果有意而命之歟抑其適然而生且死歟以爲適然乎則何其稟質之純粹形貌之秀美聰明氣意之頴拔類皆絶出於凡衆人也以爲有意乎則又何才高志大若將有爲而方榮方茂遽摧隕之如不及也與善佑仁之說識者之疑於天久矣今於彝好之沒益無以處之所謂天者誠不知其何心也嗚呼人能弘道君子固所刳心焉然

立道有大本誠心而已矣任道有三難資之美也地
之崇也志之固也無資則跲跲則業不廣無地則陋
陋則民不信無志則廢廢則德不凝三者不備而能
成名世之大儒者鮮矣如吾彝好者文足以典冊命
而勤金石材足以周世務而論邦政識足以謀王體
而斷國論固已高視一世身兼數器斯可謂有其資
矣生乎喬木之家克襲于先休亦旣妙年策名歷職
明揚四方望之爲邦國之光朝廷儲之爲廊廟之須
斯可謂有其地矣然歉然自以爲不足粥然若無所
能方且潛居遠引抱書窮山玩索講討俛焉日有孶

孳惟是望道而未見求學而未至恤然以爲大憂視昻來之富貴爵祿儻然若無覩也斯可謂有其志矣然平居不見有危行厲色以驚人耳目談詞動止無甚異於庸常此其心不在乎嫺飾言貌以取聲聞而務求内修之實也斯亦可謂知所本矣三難之備有而大本之旣立天假之年日進而不止則其造於高明廣大篤實輝光之域夫孰禦之顧乃被之以奇疾限之以短期曾莫爲之一日延則爲道者尚奚勸焉所謂天者誠不知其何心也記彝好往年來京師惠顧我蓽屛之居語娓娓終日要不外乎道德經訓自

太易之淵微曾傳之蘊奧旣眇論而詳說之至於世道之隆汙學問之醇疵拳拳乎三致意焉愾然歎咤明目而大言曰道之不明名實之亂也爲道而不辨乎名實則其蔽也或至於誦古訓以文過立虛聲以迷衆其究也戕身陷人壞世道敗國家而後已可不懼哉其心蓋有慕於天德王道之學而輒有感發於監戒也余嘗妄論以謂近代學術之正莫如我滄溪先生蓋其行不近名專用心於內殆庶乎尙絅日章之德也惜乎其壽止中身奄棄後學不及底於大成也彝好於滄溪族子也文章令望則同有象賢之義

焉辭榮求學則同有世濟之美焉而本之誠心謹於
名實又可謂善學吾以謂理其遺緖卒其遠業當必
有卓然可觀者忽焉失之今皆已矣此豈止林氏一
家之無祿實邦人之不幸也豈止邦人之不幸實吾
道之不幸也所謂天者誠不知其何心也嗚呼士生
斯世逹則匡主而康民窮則明道而淑人此賢人之
志也旣生是人而保佑之全安之俾得以成其志此
天之職也世與道或不相謀匡主康民旣無所用力
而明道淑人不敢不自勉則可謂不負賢人之志矣
天乃椓喪之毁折之俾卒於無成天則失其職耳吾

於天何哉嗚呼以余謭劣安於㬥棄而乃彝好獨深
知我謂可以與於斯文有善則奬尋有加有失則規
切不倦雖以犬馬齒長見處以一飯之先其德則蓋
所謂事之云乎豈曰友之者也顧余瘺疾褊揣不諧
時用東皐一壑吾將老焉捨經史簡編則吾無所用
心方將託彝好以宗盟東面而聽命往復討論而就
正焉鞭策馳驟而仰成焉雖不敢遽議於隣德之不
孤同明之相照亦庶幾先後胥附之列自以晚暮光
景不太寂寥矣一日卒然棄我而長逝環顧一世殆
無可與言者已乎已乎吾既久無意於斯世從今又

無望於斯道矣中夜興思不知涕淚之淋落也嗚呼彝好之大歸有日薦以觴酒陳以話言以平生清明英爽之氣何遽泯然而無知漠然而無應尚亦有以鑑我之悲而歆我之誠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姪守範文

嗚呼汝年十四於我學書史維時先君子被讒削迹棲屑于漢南之郊汝輒從余同侍于鄉廬僑寓之中紫霞之深洞盤浦之荒邨無一處而無汝之足迹矣朝暮相守動止必偕吾行則隨後吾寢則在抱或加之以譙讓或威之以榎楚而吾無所顧慮汝無所恐

歎以屬則堂叔姪之親以義則蓋不啻猶父子也旣
數年汝冠而娶妻則又爲舅氏晦窩公子壻卽世俗
所謂重親也旣而吾無子嗣取汝弟守身爲之子汝
又吾子之同胞兄也以屬則堂叔姪之親以情則蓋
無異親父子也汝於庚寅中生員一等年方二十一
越三年遂登大科固朋知之所交賀宗黨之所深悅
而教育而成就之乃見其立身策名我心之嘉美喜
樂其何如也雖然吾以汝於科場文字不費力而得
之此偶幸耳固不望詞章文翰之過人也及見其爲
文立書千百言用筆如風而紆餘贍鬯必極其所欲

言其爲詩精鍊婉麗調圓意愜絕無斧鑿之迹老於
觚墨之家莫能先之吾以汝文學優於適用擬之爲
館閣之能手也然固未知其有政事之才也及兄氏
爲郡凡汝所以左右輔贊咸中事宜凡其米鹽之凌
雜簿籍之繁氄擧能知其孔穴領其會要嘗奉命驪
史于江都時則惟季父損窩公實爲留守嘗色喜而
語余曰是兒年少不經事便能省浮費破謬例其驍
事又爾耶吾以汝才具周於世務而足備通方之用
也然獨未知器量爲何如也及汝由翰苑歷官騎省
春坊率不過數月而去又乃期歲耳聞其胥史之屬

謅汝而竊歎曰見人有過專掩蓋之事小大一無聲
色蓋生佛也則其容物畜衆之裕如即此而可槩之
矣汝於數者旣能兼備而端序漸見譽聞漸廣余謂
其隨地展布必有可觀者矣至其德性則有異焉禀
資之醇粹容貌之端好如良金美玉瑩然無一點瑕
纇寡於語言無事則默然終日不開口中情豈樂無
一分忮克忿恚之心雖有觝觸罵詈人所大不堪處
之夷然無變色然皆非有矯治勉彊蓋天性然也以
故人無親疎賢不肖莫不愛好而訢慕之論者或病
以少鷹鸇之志吾輒解之曰由是而善充養之則亦

庶乎周雅之温温恭人太易之謙謙君子也古人固不曰以爲鷹鸇不如鸞鳳乎夫其文學才具器量之兼備而德性之美如此而通籍旣早淸塗已闢則爵祿之崇顯聲實之光大非汝之有而誰有耶然則此豈止私門棟樑之重亦邦家天球弘璧之寶也今忽一疾不起如或奪之嗚呼此何爲也天乎人乎此何爲也歲之仲春汝承接慰之命之東萊有書曰南行有厭食病余謂南方水土惡是腸胃不諳習耳旣還而厭食愈甚寒熱因之間作醫者曰瘴瘧也時余在郊居聞之曰瘧雖毒病壯者不至死況此子豈止是

終焉者不深置憂慮七月之末聞其病危始就視之
神氣銷脫肉膚如削葢已難爲也吾與載大招醫人
議之先投以解散之劑繼以參朮補之寒熱旣解而
飮食愈不入肉膚愈益削神氣愈益脫醫人終莫知
爲何證旣革則日夜飮桂附無筭而終不救嗚呼此
何爲也天乎人乎此何爲也吾兄氏仁心爲質與物
無競不矜行能不慕名譽法宜享受多祉凡有男女
四人以次成立而汝旣連中小大科長壻成君德章
繼又擢第身雖未達一家輒以歸福於兄氏雖他人
亦皆稱美夫何數歲之間喪禍洊酷往年成氏婦沒

今春成君沒季女李氏婦以六月病亡而未及百日汝又奄忽夫以吾兄氏宜享多祉而天乃勦其胤嗣白首號哀便成天下之窮人嗚呼此何爲也天乎人乎此何爲也吾家自先祖晩谷公世有名宦及吾身則蓋五世入玉堂矣余嘗隱虞於中曰人貴知足而盛衰理之常弟姪子姓之仍世顯遂固不敢必惟是我祖先積德累善條遠而流光天其或者不遂廢之乎既而汝與際伯先後决科則紹揚先烈光闡家聲既幸其有人而竊喜乎昔所隱虞者果符於天道爾無祿際伯以驛丞卒才過一周汝又忽焉長逝夫以

吾先祖積德累善而天乃遂廢其世旣茂榮之而不培實之忍隕剥之嗚呼此何爲也天乎人乎此何爲也韓子有言曰士之垂休光照後世者必有後進之士爲之後焉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以余之孤孑畸蹇而得以汝爲阿姪又見處以一字之師毋論目下相依倚之重如所謂十瞽之一相即其相期於晩暮顧復何如也吾今老且病矣自屛窮山尋理書帙家先文獻之遺居閑編述之業方將託汝以輔成之一日而失汝無與語此此殆余薄德淺祚不足以保有汝耶嗚呼此何爲也天乎人乎此何爲也嗚呼以德

性之美而不及充養文學才具器量之兼備而不一展布此非命之常也以吾兄之宜享多祉而勤其胤嗣以吾先祖之積德絫善而遂廢其世亦非天之定也則是果余之薄德淺祚不足以保有汝也吾命之窮尚誰怨尤然此亦天之爲也吾獨且奈何哉汝有子方十歲其才可教而發蒙解蔽非吾衰病所能任要當使守身督課之然苟幸其無病長成可耳又何望於如汝之幼達而早顯也耶嗚呼君叙汝今且入地矣吾不能屬汝之魂魄還汝之神識則惟有呼天而長慟撫棺而流泣爲文而告哀而已嗚呼君叙尚

有聞於斯言乎嗚呼痛哉尚饗

祭高生翼漢文

有才有志有行有文潛圭竇而厭藜藿日孳孳而俛焉無命無年獨奈何乎彼天吾壹怪夫弓奪之弗衷誰歟司禍福之權哀精英之永戢長鬱埋乎荒阡吾知其不凝爲金石則必暈而爲虹霓之輝然紀終事而無闕是在林賢述平生而垂後雖吾衰敢不勉旃喪不哭柩葬不繞墳馳詞千里有淚如泉

哀辭

朱定叔哀辭丁丑

昔歐陽詹以閩越人從仕中朝治文章强於行義中朝名學士無不樂與之遊其没也韓愈爲作哀詞叙詹平生甚悉而深致悼惜之意余嘗讀其文而悲之又幸詹之才美得是而有傳不終於泯然滅亡也今定叔之事壹何與詹同也定叔世家咸興咸於我邦北鄙也其所出旣與詹略同定叔生十七則擧鄉解遂來京師仍擢進士試不十年又中甲科及第時年二十五遠方之士或有爲及第者而率以明經進不過口讀誦習而定叔累以文詞鳴其文藝之早成又何與詹同也然詹之未顯也有常袞爲觀察使而訓

誨風動其旣顯則有韓愈之徒爲之先後而漸磨之此猶有待而興者今定叔居無師表獎誘之資進無朋從觀傚之益而其文詞已能傑然有立不徒決科目取榮名而止者是則才質之高邁又有加於詹者耶定叔始仕成均館學諭積五年序陞至典籍昌大家大人新拜吏曹判書實掌邦政遂遷定叔爲禮曹佐郎仍副兵郎之擬未幾又與月課之製此文士之選而亞於知製教也此雖不可謂崇顯視詹之爲四門助教不亦有間乎然定叔得年才三十一不及詹遠甚然則仕宦之遇不遇壽命之脩短較量彼此亦

可謂相補而略當焉定叔有老父年七十其爲禮曹
也省署之要臺閣之清不日可得而顧不甚有意獨
其心汲汲求一縣一郵歸爲老父養者此雖與詹父
母異趣也抑其隆於孝道則同今其死其老父尚無
恙是何不幸而又與詹同也始余不識定叔獨聞其
名而悅之歲甲戌余登第得與定叔相遇於官省因
與交往相密余嘗索其所爲詩文書屢返始相寄示
仍致書於余書辭甚文而恭若將請業求益之爲者
蓋其志不在乎利祿而於余過有聞也雖余學業文
章不及韓愈萬萬定叔之有益於余非特詹之率其

徒相擧爲博士比也余實懶慢旣不能講說理義以
酬其志又不能稱揚於黨友暴其聲實其有愧於韓
愈已多矣今余雖爲之作哀詞直抒其情素而致哀
痛焉耳何敢保其必傳而不終於泯然滅亡如韓愈
之文也世又無工文章如李翺者爲之立傳重可悲
也雖然定叔嘗愛余文至以爲可師而請敎則此亦
可以少慰長逝而無憾於余志云辭曰
翼翼翼厥容業業厥聲是方之傑儀我　王庭才何其
美命胡不亨胡不富有祿我父兄胡不粉黼飾我
王明人之攸植鬼神之傾孰惡而椓孰喜而盈蒙蒙

下人趨舍曷程庶民貴身君子重名嗟夫已乎是慰
死生

愼子貞無咎哀辭

愼君子貞於余爲中表族弟有文而秀聲甚輩流間
歲丙子登上舍選越二年戊寅以疾不起得年纔二
十七吁其短哉嗚呼子貞之有材無年夫孰不齎咨
悼歎而獨余有深戚焉記余往年訪子貞城南第子
貞示其所爲賦一篇其旨蓋慕郭林宗之爲人而形
於賦頌也毋論其詞句之古雅可諷即其賞趣之所
託有非庸衆者比也余於是益重子貞不徒事乎治

文藝取名聲而已能得古人之賢者尚友而思齊也
旣又裒然爲太學生善遊衿紳之列余謂世有符融
賈彪之倫爲之先後而輔翼之則庶乎其貞固之幹
事檃栝之矯時而雖以之見悅於人如折巾僊舟亦
可勉而幾矣雖復處衰世涉末流亦能危行遜言身
不蹈於禍菑卒有以克充雅志而無忝於所慕矣孰
知夫忽焉暴折於方壯之年使其平生所期願與夫
見愛者所圖百不讐其一二余所以長嗟永慟而不
能舍者惜其有志而無命也然志在人命在天在人
者人可彊在天者誰得以制之聞子貞有四男兒其

身之不享其後之或期此亦在天者意也請以是慰
其親之哀云辭曰
苗不秀實聖者謂有有不自植亦何用乆旣植無乆
誰任厥咎將人之媢神用是醜詡賢之勤畜藝之厚
胡怒而奪如不及取躬之未祿庶必諸後天不終誣
是慰父母

李太醫郁哀辭

君湖南羅州人少業醫稍有聲鄉里間歲丙子西游
京師顯族鉅家迎之治疾有驗人爭與交名出內院
諸醫上時余以妹病憂甚閱數醫不效聞君名而致

之診證處方無甚奇異投其藥數劑病則良已遂與
還往相密觀其爲人坦率闊略無藴藉矜飾之行與
人言豁然露肝肺無復障礙其中若空洞無一物者
然性潔廉不喜求不肯苟取其心易直不與人作忮
不能徇人喜惡於人之意色俯仰全不曉會視諸方
技人之便摮蹈善諛佞者非惟心耻不爲雖欲學之
未能也見人文深矯厲陰刻者雖在貴要鄙之若涚
往往發憤罵不顧余旣知之特深愛遇之不薄間與
同居久而不厭其別去也思之不能忘莊生稱魯侯
之捨哀駘鮀焉若有亡殆非虗語也其後十年之間

屢至京師至則以我爲歸雖君亦知我善已也其爲醫專以審證爲主嘗稱曰誠得病之所祟藥則有方書在吾特擧而投之耳世之醫者必取古方妄以己意增減是皆不審證不習方書之過也夫古人立方臣佐之法分量之數曲有精義叅於造化豈庸人所能與哉又曰醫而賈譽貪糈者固無論已雖無利心不誠壹則不得焉古稱神聖工巧神聖尚矣巧則惟誠可以致焉吾無他術惟能不爲利而以誠耳往往有妙解得之於方訣之外心知而口不能言竊庶乎所謂巧者然人見吾儻蕩樸訥不吾信者常多是則

吾不强之亦無怒焉惟於能信者得盡吾術耳君既游京師久名聞益廣丁亥春薦入内醫院得以隨諸醫入侍月食七品料二端布時湖南伯李尚輔又資君以錢物遂買小屋吾家之旁余素多病無聊朝暮過從不怠或相守累日君嗜博奕方其對局也雖生客貴人至或不省知余於病時每設局而相待君輒解衣一笑留連譴譴意甚自得不知其身之羈旅也戊子十一月偶得寒疾藥之不瘳以二十五日歿於旅舍余悲其從我爲生而竟以客死與李益之謀經紀其喪俾得以返櫬焉重哀其有古心而年不長官

不售而卒昧沒以終也遂爲詞槩其終始云辭曰

嗚呼李君豈所謂古之愚也直者耶泉靑黃以爲文子素幅也人頗唇以爲言于心臆也哿矣古之人於今胡得也棲棲末官亦廩于國也有術活民不空食也苟吾知則託吾身日忘昃也一日而返乎㫷期有極也在鄉井猶弗延奚旅死之盡也人不必永年貴全其德也病孰吾閔勤居孰與笑色也有一去而無還吾獨涕而惻也我爲之辭陳君庶幾以千億也

李子深哀辭 己丑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嘗觀於天下之士有文藝者

不必有行義有行義者不必有識量其兼長而具能
蓋百不一二自古人以然矧伊今乎若吾子深者以
眇然七尺之身生乎衰末之世而考其所有殆庶乎
兼長而具能者噫豈易得哉雖然其文藝之美同游
學共場屋者固已誦言之矣其行義之敦宗族隣里
之人舉能聞之矣至其識量竊余謂見之獨而知之
深平居無失口與人無失色固若有所養者弱冠而
登上庠聲甚於輩流而不以爲泰屈迹於小官浮湛
膚泉閭而不以爲愠及寢疾經時困篤將絶親屬環
而相泣色不悲意不亂從容如平生非有識量者能

之乎使子深有年益自彊於志業閱天下之理寢廣其進又未已也惜乎其止是而亡焉也子深名家子其先人觀察公位不稱德中道告終人謂子深必有以食其委餘今又椓喪不少延嗚呼天足信乎子深有兩弟吾有望於是懼其過乎哀痛而志氣之摧剥也爲詞以慰逝者並勗其弟云辭曰

嗟嗟子深以賢以否在己奪之予之在彼顧在我者如何吾暇恤乎其他與妄而達寧若才而詘與詩而耄寧若喆而夭子有弟良能事母氏能大厥家能成子志委心從命與化爲歸嗟嗟子深子又何悲期子

晩暮曰予有友一日而失之孰予先後獨與與哀而失涕者慟吾黨之無人而傷天道之跢盭也

沈生鈺哀辭 庚寅

思仲有賢子曰鈺弱冠登上庠有聲章甫間年二十五得疾而歿凡爲思仲之親友鈺之所從游之士皆涕泣呼慟而相謂曰天道非耶何此子之暴折也其性端而懿其貌秀而揚其言明剴而無疾遽之辭求其所以夭短無一似者其文詞夙詣出輩流遠甚其行誼修勑父兄愛而重之人皆謂不日決大科取名宦以大沈氏之門今一疾不起如或奪之天道非耶

何此子之暴折也且以思仲之純心潔行博學閎文爲士流冠冕而年五十不成一第棲棲於郎署郡邑之間知與不知咸一口嗟悼使天而無屈伸乘除之理則已如有之其子之顯揚光大食其委餘謂若操左契以責報然往年哭其小子今年又哭此子煢煢獨立嗣胤遂絕白首號哀便成天下之窮人天道非耶何此子之暴折也崔子曰嘻天道蓋是也凡物之好者造化之所深慳也生之旣罕保有之尤難禽之有鴟鳶獸之有犬豕所在而皆是麒麟鳳鵠累世間出拭目願見而不可得荊棘之茂而芝之蘭之易悴石

之礦醌斧之而不壞磋之而不損珊瑚石英水晶瓊瑶之寶一抶手而破碎殘鈌隨之向使此子質頑而才魯無文行可稱雖以之軒裳而黄耇可也今其所有皆造化所深恡則一疾不起如或奪之固也無怪也且名者鬼神之所忌也自古有盛名而享全福者葢鮮如孟東野梅聖俞之才而卒於坎壈老無妻兒之樂今思仲之名國人皆稱之樵童莱嫗或能誦其姓字其聲聞之盛殆非一時位卿相躬富厚者比也今其窮毒剿絕膚非盛名之所祟歟雖然此皆命也命者君子之所安也君子於在我者猶恐有不盡不

在我者則任之耳思仲讀聖賢書達於死生之故必能以理自遣不至過哀而損性以爲朋友憂也旣而思仲求誄詞以自廣遂書此以復之重爲之詞曰

嗚呼鈺也才何頴秀貌何肅也性何溫溫晬以穆也學於名父行則篤也藝文之美如綺縟也登名泮壁齡甚夙也材惟連抱價重玉也宜早顯遂膺戩穀也驤騁長衢鴻漸陸也被以冠裾擁華轂也嘉爾父兄寵厥族也曷仇于天奪之速也汝父之賢荐哀酷也皓髮宛號眼淚簌也彼蒼冥冥不可告也仁胡椓喪善胡毒也鬼神之誣人曷勗也聞之達人一禍福也

壽則久憂反謂辱也珪組在身譬桎梏也貴全其德
無愧悳也觀末世人多鈎曲也久處滓濁易染俗也
獨保純素返清淑也莊叟賈生所屑欲也彭殤同盡
萬期倏也奚足較量延與促也持慰汝父笑而毋哭
也嗚呼鈺也汝可瞑目也

昆侖集卷之十六